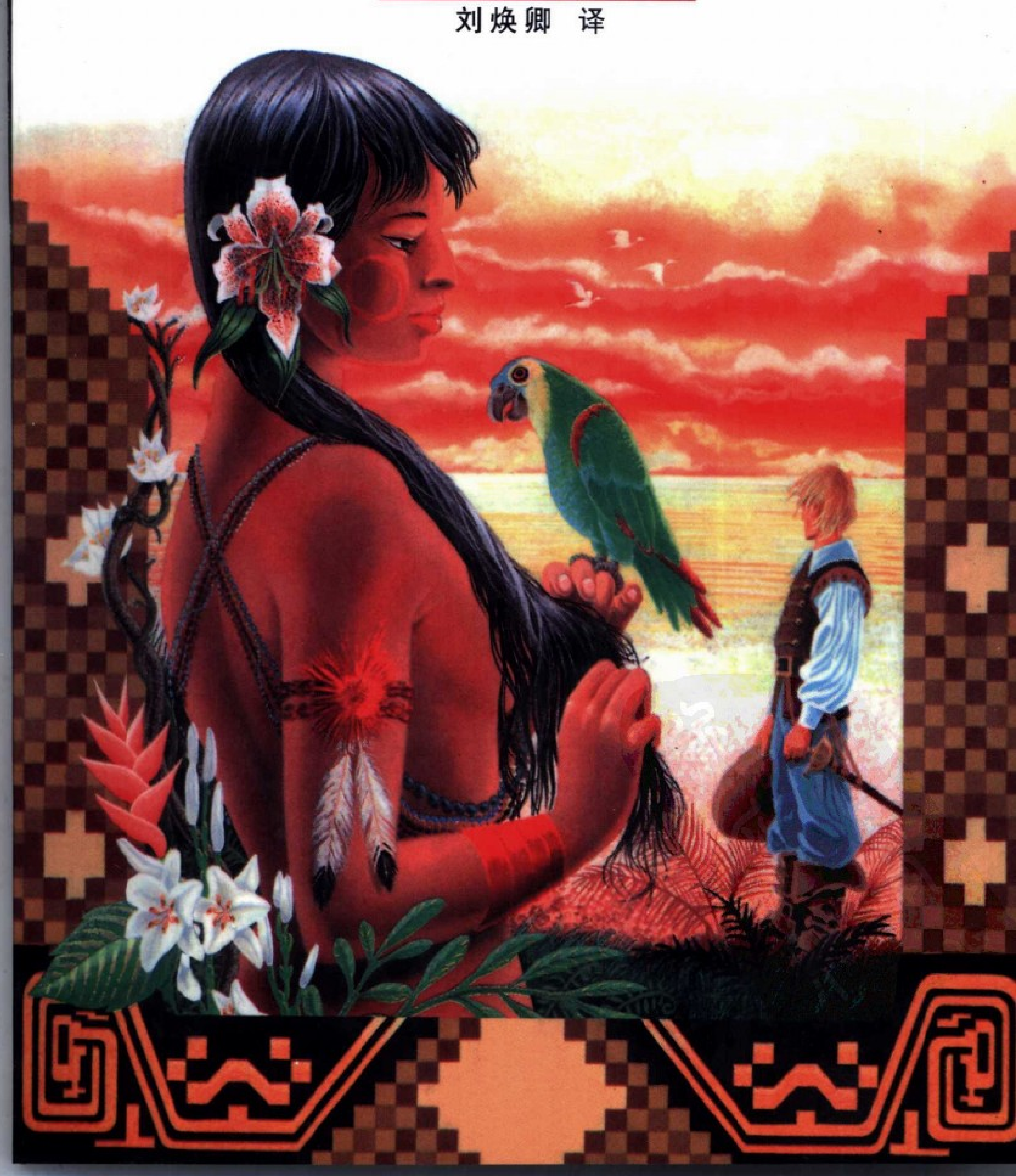
IRACEMA

伊拉塞玛

〔巴西〕阿伦卡尔 著
刘焕卿 译



IRACEMA

伊拉塞玛

〔巴西〕阿伦卡尔 著

刘焕卿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José de Alencar
IRACEMA

Editora Ática – Rua Barão de Iguape, 110
CEP 01507 – 900, São Paulo – S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塞玛/(巴西)阿伦卡尔著;刘焕卿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
ISBN 7–02–003893–X

Ⅰ.伊… Ⅱ.①阿…②刘… Ⅲ.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Ⅳ.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334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王景林

伊拉塞玛
Yi La Sai Ma
〔巴西〕阿伦卡尔　著
刘焕卿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3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3893–X/I·2953
定价 10.00 元



作者像

译者前言

我以虔诚的心情，把这本拙译捧献给尊敬的读者。

巴西文学是南美洲，乃至世界的一支劲旅。凡是读过巴西文学史，或对巴西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晓得浪漫主义文学及其最大的代表之一，若泽·德·阿伦卡尔在巴西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真正巴西文学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巴西文学被认为只不过是“葡萄牙文学的海外篇”，或说是巴西民族文学的前期尝试。印第安主义文学才是纯粹的巴西内容和题材、纯粹的巴西语言和艺术风格，地地道道的巴西民族文学。若泽·德·阿伦卡尔是印第安主义文学最著名的代表，而《伊拉塞玛》是阿伦卡尔印第安文学著作的最佳作品，是巴西，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枚璀璨夺目的瑰宝。

《伊拉塞玛》是一本小说，但也被认为是一部散文诗。它以严整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优美生

动、诗一般的语言反映了巴西殖民初期，印、欧人结合的史实侧影。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和塑造巴西灿烂的文学星空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据巴西大百科全书资料，在纪念《伊拉塞玛》发表一百周年的时候，《伊拉塞玛》一书在全国登记注册再版次数就已超过了一百多次。其读者之多，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一九八九年，我到塞阿拉首府福塔莱扎出差，在那里，伊拉塞玛的名字可真叫响亮：公司、剧场、商店、街道乃至餐馆都以她的名字命名，伊拉塞玛的分身法真不亚于孙悟空，几乎是无所不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部小说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尤其在其故乡的土地上，不能不说是家喻户晓。这也是促使我翻译这本小说的原因之一。

百年之后的伊拉塞玛，还是那样甜，那样美，那样神采奕奕，光艳照人。这是她自身的资质和魅力所致，就像本书讲的那样，她直到死的时候，“秀美仍然留在她的躯体中，宛如芬芳留在落了枝的艳丽花朵中一样”。

这支艳丽的、不凋谢的花朵，百年来已经并将永远亭亭玉立，流芳于巴西和世界人民之中。现在她向中国读者走来，愿她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并发出同

样浓郁的芬芳。

这里，有几个翻译问题敬告读者：

一、书中“PAJE”（帕若）一词原系印第安语，后被接受为葡萄牙语词汇，帕若是印第安人的精神领袖，集神父、先知和巫医于一身，在印第安人部落中，有与酋长相等的地位，类似于我国藏族的达赖和班禅。汉语中，无对应词，故用了音译。

二、书中在提到伊拉塞玛时，均用“VIRGEM”（处女）一词，在当时，这个词和“姑娘”一词通用，因为该词本来就有姑娘的意思；但在该书中还有另一层含义：漂亮的伊拉塞玛是神父帕若的女儿，被定为天神的妻子，故含有“圣母”的意思。但在此，直译为“圣母”，也不妥，因此，在书中，根据不同情况，除译为“姑娘”外，还译为“圣女”或“处女”，就是为表达这番意思。

三、书中的“JENIPAPO”和“GRAJURU”的果实都是印第安人用来画身的染料。JENIPAPO系茜草科植物，而GRAJURU在中文中，尚找不到对应词，故音译。

四、冬天这个季节，在南、北两半球呈现的景象不一样，因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印象也不一样。冬天

在北半球，开始于十二月至日（21 日),结束于三月昼夜平分时（20 日）；而在南半球，则开始于六月至日(21 日），结束于九月昼夜平分时（21 日)。这段时间在巴西，正值旱季，气温相对低，雨水减少；但在塞阿拉地区，树木等万物仍然繁茂，而不是像在中国，冬季一到，万物萧疏。

还有一些中国根本没有的鱼类，字典上也查不到的，只好音译其名。此外，书中的注释一律为原注，译者根据情况略有删减。

译文中肯定还有一些不妥之处，望予指正。不胜感谢。

刘焕卿

二〇〇二年五月

阿伦卡尔和伊拉塞玛

若泽·德·阿伦卡尔（1829—1877）系巴西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他属于印第安主义。这是一个不仅竭力颂扬国家历史、关注浪漫人生和巴西过去，尤其关注印第安人及其在巴西民族形成中所起作用的浪漫主义流派。

阿伦卡尔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对历史，对巴西地区主义多样性和组成巴西社会的不同人种表现了强烈感情。一些评论家说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十九世纪巴西的总结”。

现在，向中国公众捧献的这本小说《伊拉塞玛》在作家的所有作品中是极其新颖别致的，其特色归功于作者对书中经过锤炼的语言、节奏和所塑造的形象，所有这些使读者感到，与其说是处于小说的意境之中，毋宁说处于一种诗的意境中。这是一支土著人之歌，它对研究图皮语十分重要，但远不止于此：受浪漫主义大家影响的巴西文学形式是欧洲人所无法做到的。书的作者是一位学者和用彩

笔描画巴西大自然，并嵌入了伊拉塞玛的爱与死的悲剧的“橱窗画家”。

初读这本书，情节可以概括为“一个印第安女子爱上一个葡萄牙青年和由此而产生的痛苦的爱情故事”，这种痛苦是她在面临由于不尊重其民族文化常规而产生的良心上的负罪感。《伊拉塞玛》也可以理解为被欧洲基督徒征服的年轻的美洲的象征（伊拉塞玛〔IRACEMA〕和美洲〔AMERICA〕两个名字，在葡萄牙语中是由相同的字母和字母数组成的），它（或她）在被征服（或说相遇相爱）后，必须在与尊重前辈规矩的“自然秩序”相冲突或在与殖民者痛苦的共处所造成的矛盾与困难中生活下来。

这里，我高兴地表达我对翻译者的敬佩之感，他勇于尝试使中国读者了解这样一部连现在的巴西青年都读不太懂的、风格别具的著作。《伊拉塞玛》的世界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一个充斥着巴西动植物的世界，一个绝对远离中国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世界。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要设法找到两种文化十分困难的对应值，尤其要接受翻译的局限性问题。而那一系列中国所不存在的，也根本无法翻译的动植物，恰恰造就了真正的巴西特色。

原中国驻巴西使馆文化参赞刘焕卿先生还把作者的生平材料和一些注释也翻译了出来，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若泽·

德·阿伦卡尔所讲述的如此遥远的世界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一个在巴西工作多年，深为了解《伊拉塞玛》之精髓的人，并在它的激励下进行艰苦翻译工作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作品的美学力量。同时，也使我们记起对衡量所有艺术作品的基本真理：它的普遍性和超时代性。因此，我们希望年轻的伊拉塞玛和她所钟爱的马丁也能深入到中国读者的心灵。

巴西驻中国大使

阿丰索·塞尔索·德·奥乌罗·普列托

一个新世界

阿伦卡尔一八六五年发表《伊拉塞玛》。这里，我想同这本书和今天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人们做一交谈。同样，阿伦卡尔也同他那个时代，同他的故乡的人们交谈过，同他故乡的第一批居民交谈过。

应该知道，那个时代有一种要把新世界变成新世界的追求：一种自一八五〇年废除贩卖黑奴以来兴起，由进步思想所支持的发展物质财富的追求；一种掌握大自然、改变大自然，并以进步的名义最大限度地超越大自然的追求。

《伊拉塞玛》诗歌就是致力于讲未开化状态的。它在传记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诗人、小说家之手的加工，对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这种爱情和残酷、“联系与暴力”同时存在的矛盾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提炼。

马丁和伊拉塞玛之间的单纯、质朴的爱情在此文中可理解为阿伦卡尔同他那个时代人的对话；理解为以大自然的名义对诗情的要求，理解为对新世界的新人痛苦诞生的记忆。马丁和伊拉塞玛的儿子莫阿西尔的名字就是“痛苦

之子”的意思，他活下来了，但母亲却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生活的要求到一八六五年和诗的要求已经背道而驰了，并成为居统治地位的要求了。

阿伦卡尔同塞阿拉的第一代居民（马丁和伊拉塞玛）的交谈称为“翻译”。同生活相距如此遥远的诗歌努力去拥抱和恢复一个距离缩到最小的时刻：十七世纪，发生在所谓的野人中间。

这就是诗人作品的伟大和成功之处。

读者被带回到一个以新的世界出现的世界，一个野人的世界，一个尚未被认识和掌握的世界里。

阿伦卡尔在此书之后的信是这样写的：

“在野蛮状态下的路是不存在的；这不是有待知道的事。它是在森林、田野和一定方向上走出来的。”

“像路一样，一切有待它去拓展。名字是在人们做事的过程中产生的。本诗从取名中产生，这种取名也伴随着做事的全过程。”

如此，“悦人沙丘”的取名就是这样的：

“海上的渔民远离陆地和他们儿孙熟睡的草房，整天驾船奔波在海鸥飞翔的大海上，十分痛苦。当他们回来第一眼看到大沙丘时，欢乐便回到了他们的心里。因此，人们说，这是一座使人快乐的沙丘。”

生活和诗的密切不需要人们用两种语言表达。整个词是生活的语言，也是诗的语言。

然而，大海的战士马丁打破了这种和谐。他的沉默掩盖了他征服者的语言。对他来说，对土地的眷恋只能是暂时的。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诱惑或暴力来征服它。

他是一个缓慢、隐蔽的侵蚀，有时是暴力的过程的代理人，这些被相继称为传教、进步和发展……

这是一个只在诗一般的金木猴耳环酒中可能碰到的赎救时刻的过程。诗已经不是生活，尽管它向生活敞开着。

“这已经是世间往事了。”

圣保罗大学教授

泽尼尔·坎波斯·赖伊斯

第一版序言

朋友：

您将在您风景如画的庄园里，在你们夫妇的欢乐和希望的化身——子孙满堂的甜蜜家庭里见到这本书。

我想象那是在午间最炎热的时刻。

正午时分，炎日的如火之光照射在故乡的沙滩上；鸟儿哑然，万物打蔫儿，大自然忍受着强烈的热带阳光照射之苦，这种阳光强烈得可以铸造人间创造力的两种最光辉的表现——金刚石和天才。

孩子们在墙根下玩耍着象征牛群的动物小骨骼。多少年前，我也是在一个距离你的住宅不远的另一个地方这样玩耍的。和蔼可亲和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让人打开绿色的椰子，或将之做成甜美的椰子甜食给刚从外面远足归来的丈夫解渴、消暑。

这时，请您打开这本来自京都的不意之作，对其做一浏览，以便让您的被大事占据的心灵轻松下来。

或许，这可驱散我的这巢穴之爱，或许，会使刚刚重现心头的童年往事片断飘忽萦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相信，当打开这本小书时，您定会感到一种和谷地上传来的一样浓郁的野外香波。掠过蜡棕的亮光闪闪的叶片和鲜花覆盖的乳香黄连木的轻风又把这芬芳散播开去。

这一香波凝结着对故乡的情怀，它现在和将来都永远萦绕着故乡，就像孩子的目光总不离开对着他微笑的母亲的面庞一样。

这本书是塞阿拉的。它是在那里，在那水晶般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构思出来，然后，又在充满对一个处女形象的生动回忆的心灵里涌流出来的。我把它写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在粗糙的房屋凉台上，在果园清凉的树阴下，在吊床轻轻的摇摆中，在沙滩上簌簌吹拂的清风里，或椰子林的沙沙声中读到它。

我把它寄给您，因为您那里是它的摇篮。

但是，就这样，对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或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只有被不停的淡漠记起的久别家乡的儿子寄去的这本书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

它将不乏取得热情的对待。我们田野的轻风好像充溢着那么多原始的美德，没有一个居住在那里的民族没

有受到这种美德充满生命的芬芳的启迪。我只担心这本书在我的土地上会被当作外来者或客人对待。

然而，当谈到悦人沙丘这个名称时，如果它为善良的塞阿拉人，被比在繁荣时期更不幸的弟兄们所尊敬的塞阿拉人所欢迎，那我相信，我的灵魂之子将在他父亲的土地上感受到家庭的亲密与舒适。

另一些儿女的名字定将在政治和科学领域里使我们的省更显赫；在他们中间，我的名字，当第一位创造了这个名字的人把它光辉地带来时（作者和他创造这个名字的父亲同名），就消失了。

在这种时候，无比勇敢的塞阿拉人的英雄之剑，在战场上，正收获着光荣的战利品。不能为自己的故乡增光的人，就只好用古代儿女的粗犷曲调不拘一格地歌唱她的传奇。

请欢迎这第一本讲述同乡并献给同乡的小书吧。

这一要求是将此书寄给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您读过它之后就会明白了。

讲到情节，使我想起许多事，也许，应该提到阅读这本书之前来讲，以免引起一些人的惊异，同时，也可回答另一些人的批评和关注。

然而，我总是和序言唱反调，在我的观念中，这些

序言对作品，就像鸟儿对收获前的果子一样；它们总是最先偷尝文学的韵味。因而，我准备留到以后再讲。

在最后一页，您还将碰到我，那时，我们将进行比在本书进门时更自由、更有兴味的交谈。在那里，礼仪将以严肃的和对您这位如此高尚的先生应有的崇敬来接待公众。

若泽·德·阿伦卡尔

一八六五年五月于里约热内卢

历 史 依 据

一六三〇年,巴拉伊巴贵族佩罗·考埃寥作为发现者大首领，率领八十名殖民者和八百名印第安人出发前往热瓜雷贝河口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了取名为新里斯本的村庄。

这是塞阿拉的第一个殖民机构。

由于佩罗·考埃寥被同伙抛弃，当局派若昂·索罗麦尼奥前往救援。这位军官受权抓人来弥补缺员，不尊重葡萄牙人的朋友——热瓜雷贝地区的印第安人。

这就是新生的殖民村破产的原因。殖民者在印第安人的敌视下，被迫撤离。佩罗·考埃寥失去支持，被迫携带一家妻小从陆路回到巴拉伊巴。

在第一次赴北大河的远征中，有一个名叫马丁·索阿雷斯·莫莱诺的青年，同沿海地区印第安人的首领热卡乌纳及其弟弟波基建立了友好关系。一六〇八年，遵照堂狄奥格·德·梅内塞斯的命令，重新在这一领区进行

正规的殖民统治活动。他领导在那里于一六一一年建起了圣母阿姆帕罗城堡。

原来住在阿卡拉库河畔的热卡乌纳也带领他的部落搬到新建城堡附近居住，以保护它不受内地印第安人的骚扰和法国人对沿海一带的扰乱。

波基进行了洗礼，接受了新名安东尼奥·费利普·卡马冷，他在对荷兰人的战斗中大显身手。由于战功显赫，他被授予享受贵族特权、耶稣勋章和印第安大首领之职。

马丁·索阿雷斯·莫莱诺被任命为军队统领，在驱逐荷兰人入侵的战争中是最杰出的葡萄牙长官之一。塞阿拉应该把他作为自己真正的创始人、最杰出的伟人来纪念，因为，在热瓜雷贝河口建立的第一个村庄不过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这就是故事的历史依据，在特别的注释中，将有一些取之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一些补充材料。

还有一个与这件事有关的历史问题：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卡马冷的祖国问题，一位伯南布哥作家对之质疑，想把这一光荣从塞阿拉夺走，给他的那个省。

这一点，在现代，也许只有在梅洛领主的传记中才得到证明，尤其在读过巴泽里奥·瓜莱斯马·托勒昂一八

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在第二十六号《商报》第二版上的那封博学的书简后，我认为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在这里，我讲一种意见。

首先，传统的口头传说是史实的重要源泉，有时是最纯真的源泉；在塞阿拉省，在索布拉尔地区，不但在人民中间有关于卡马冷的传说，而且有一位自称是他的外甥女的老妇人。有许多作家在收集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其中就有卓越的《巴西地方地理志》的作者。《英勇的鲁西德诺》的作者是老一辈的人中惟一主动说自己是伯南布哥卡马冷的儿子的；但是，除了有按照另一些作家注释所做的断言之外，巴莱多又对那位作家的言论做了完美的解释，当谈到佩罗·考埃寥·德·索扎对热瓜雷贝的那次远征时说，热瓜雷贝在那个时代和今天都是伯南布哥的地面。

另一点需要说明，以不致使人们指责我不忠于历史实际。这就是热卡乌纳和卡马冷的民族，有些人企图把它说成是塔巴热拉族。

在这方面有明显的错误。

在所有的历史资料中都说热卡乌纳和卡马冷的部落是海边的居民，正像他们曾经帮助在热瓜雷贝建立了新里斯本村一样，他们帮助建立了塞阿拉。居住在巴纳伊

巴和热瓜雷贝河之间的广大海边地区的民族，正如卡布雷埃尔·索阿雷斯证明的那样，是皮蒂瓜拉族。而塔巴热拉族则是居住在伊比亚帕巴山区，因而，是内地。

由于塔巴热拉族的首领是塞阿拉的梅尔·赖东多和标夷的格冷·狄亚波，这些首领都是和葡萄牙人积怨甚深、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盘踞在马拉尼昂并已深入到伊比亚帕巴地区的法国人的盟友。

而热卡乌纳和卡马冷却以葡萄牙人的坚定盟友著称。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后面的正文。在伯南布哥公爵的《巴西战争每日回忆录》一文中,可以看到“: 一六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由于安·费·卡马冷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国王封他为全印第安人总首领，不仅是他的那个皮蒂瓜拉族的首领，还有居住在其他村寨的居民的首领。”

特别是在对上述疑点做了如此真实、明确的说明的时候，这种历史见证的权威是不可否认的。

目　次



附录

献 给 故 乡

一个久别的儿子

一

我的故乡有波涛澎湃的绿色海洋，那里的鹦鹉在棕榈树枝间歌唱①。

绿色的海洋，那一汪翡翠般的碧液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烁，洁白的沙滩在椰林浓阴覆盖下伸向远方；

静一下吧，绿色的海洋，让那迅猛的波涛平息下来，让那履险的小船缓缓地从浪尖上滑下来；

那乘着陆地上吹来的清风，迅疾驶离这塞阿拉海岸

①那里的鹦鹉在……歌唱：塞阿拉在印第安语中是鹦鹉之歌的意思。塞阿拉一词是由纵情歌唱和小鹦鹉组成。这是真正的词源，不仅根据传统说法，而且有图皮语语法作根据。

的勇敢的帆船啊，你要到哪里去？

像白色翠鸟般，在这孤独的大海里寻找着祖国山岩的木舟啊，你要去何方？

在同一条纤弱小船上呼吸的三条生命迅速地向海外航去。

一个是皮肤白皙，没有美洲人混血的青年壮士；一个是在森林中出生的孩子，还有一条狗。这后两个在同一片不开化土地上出生的儿子，在弟兄般地玩耍着。

阵风不时从岸上带来的那激动人心的回声，萦响在海涛声中：

“伊拉塞玛！”①

青年勇士倚着桅杆，眼睛望着大地上飘忽闪烁的影子，被泪水模糊了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盯着那个木架床，② 在那里，两个无辜的青年，一对命运不幸的伴侣曾经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这时，从他的灵魂深处勾起一丝辛酸的微笑。

他在这曾经寄身过的土地上留下了些什么呢？

①伊拉塞玛：在瓜拉尼语中，伊拉塞玛是甜蜜的双唇的意思。

② 木架床：在船上，是一种供旅客坐的台座，有时上面还铺有麦草。一般是指任何地上高起的或悬在支撑桩柱上的木板。

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当明月升上中天，给田野涂上银白色的光辉，风儿轻拂棕榈树，发出沙沙声响的时候，人们给我讲了一个在我诞生的美丽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清风送爽。

波涛澎湃。一只小船在浪尖上颠簸着消失在大海的尽头。前面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暴风雨像盘旋在深渊上空的秃鹰乌黑的翅膀，笼罩着大海。

搏击在惊涛骇浪间的飘逸、骄傲的小船啊，愿上帝保佑你平安无恙，保佑你在朋友的港湾登岸。愿和风轻轻为你吹拂，愿充满乳汁的大海为你呈现风平浪静，一路碧蓝。

风姿洒脱的轻舟，在你任由风浪摆布地划航的同时，那伴随你的，不肯离开这曾经翱翔过的土地的思念啊，再回到这白色的海滩来吧。

二

伊拉塞玛出生于蜿蜒在天边的蓝色山岭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伊拉塞玛是个有着比蜜还甜的双唇，比黑鹂翅膀还

黝黑①、比棕榈叶更修长的美发的纯洁少女。

佳体蜂② 房里的蜜没有她的气息的笑更甜，林中香子兰散发的芬芳没有她更浓郁。

这位面如桃花、迅疾胜过野鸸鹋的姑娘走遍腹地和伟大、善战的塔巴热拉族③ 部落统治的土地肥沃的伊普④ 山林。姑娘那修长而漂亮的双足轻盈地掠过第一场春雨后，穿上了碧绿新装的田野。

一天中午时分，伊拉塞玛在林间空地上休憩，全身沐浴在比夜间的露水更清凉的奥翳棣西卡⑤ 树浓阴里。野金合欢枝头落下的鲜花撒在她湿漉漉的头发上，在繁茂的枝间，鸟儿在唱着优美的歌。

伊拉塞玛从晨浴中走出来，水珠挂在她的身上，就像清晨雨中的鲜桃一样娇艳。她坐在林间，一面休憩，一边用鹦鹉羽毛装饰着她的弓箭，并模仿着落在附近树枝上的歌鸫欢唱的田园之歌。

①黑鹂：一种以又黑又亮的羽毛著称的鸟。

②佳体是一种能酿造十分甜美的蜜的小蜜蜂。

③塔巴热拉人：是村寨之主的意思。塔巴：村庄的意思；热拉：主人的意思。这个民族统治着塞阿拉省的内地，尤其是伊比亚帕巴山区。

④伊普：现在，在塞阿拉仍然把优质的肥沃土地称为伊普，它成为山区和内地的一个皇冠或巨岛，极适于耕作。该省这片土地的名称由此而来。

⑤ 这是一种繁茂的树木，其树阴的清凉特别令人欣赏。

她的伙伴和朋友，那只漂亮的小鹦鹉在她身边玩耍着。这可爱的小东西，忽而飞上枝头，呼唤着姑娘的名字；忽而，用嘴拨弄着主人的彩色首饰盒，盒中盛着这位野女的香草、洁白的棕榈纤维丝、棕榈针、棉线和染料。

一个可疑的声响打破了午休间的恬静与和谐。她抬起那双阳光不能使之昏花的眼睛，然而，此时，她的目光居然模糊了起来。

站在她的眼前，并且全神贯注地瞅着她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如果他的确是个人，而不是林中魔怪的话。他的面庞像海边的细沙那样洁白，眼睛像一泓深水那样碧蓝，身上佩戴着不曾见过的武器，穿着不曾见过的衣衫。

伊拉塞玛的动作像她的目光一样迅疾，随手操起弓来，嗖地就是一箭。鲜血立即从陌生人的面颊上冒了出来。

年轻壮士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手敏捷地抓在剑的十字上。然而，马上，他的脸上又浮出了微笑。这位青年壮士理解母亲的宗教信仰：任何地方的女子都是温存和爱情的象征。因而，他顿感心灵的疼痛胜过伤口的疼痛。

他表现在眼睛和面部的神情，我不得而知，但事实是，姑娘自己马上扔掉手中的弓箭，迅速地跑到青年身旁，为自己给他造成的痛苦深感痛心。

那只快箭伤人的手，更快并充满怜悯地堵住了流血的伤口。接着，伊拉塞玛折断了刺伤人的箭[1]，并把箭柄交给了陌生人，自己收起伤了人的箭头。

壮士说："你是在折箭讲和吗？"

"白人勇士，是谁教你讲我哥哥们讲的话的？你是从哪儿到这密林中来的？这里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勇士啊。"

"大森林的秀女，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来自曾是你的弟兄们的，但今天是我们的那个地方。"

"欢迎外国人到村寨的主人塔巴热拉人的土地上来。请到伊拉塞玛的父亲阿拉根的草房去作客吧。"

三

外国人跟随姑娘在森林中穿行。

当太阳快要下山，红地鸠在森林深处发出第一声鸣

①这是印第安人各部落的一种媾合的象征，也用于敌对的个人之间。

叫的时候，他们看到了那个山谷中的大村庄。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个高悬于峭壁之上，蔽阴于高大的皂角树之下的草房，那便是帕若的家。

老人正坐在门口的棕榈席子上抽烟，心中思索着图蓬圣典的礼仪如何进行。风儿轻轻地吹起他那长而稀疏，像棉丝一样飘动着的白发。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生命在他深陷的眼窝和深深的皱纹中慢慢地消失着。

帕若远远望见有两个模糊的人影向这边走来；他出神地望着向远方伸展开去的谷地边上的一株孤树的阴影。

当两位从远处走来的人到达浓密的树阴下时，他那惯于在黑暗中洞察一切的猛虎似的目光，一下便认出是伊拉塞玛，并发现，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异族青年男子。

生活在伊比亚帕巴山岭① 之外的塔巴热拉族的一些部落，早就在议论说有一个新出现的好战的民族，他们来自麦阿林海边的遥远的国家，人白得像暴风雨爆出的水花。老人家在想，那些践踏了他的故乡田园的家伙

①伊比亚帕巴是平整的土地的意思。是从塞阿拉北部一直蜿蜒到标夷省的一座大山。

们，是不是就是和这个年轻人是一伙的。

他在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姑娘指着身旁的外国人说“：爸，他来了。”

“来了好。是神祇图蓬把他带到阿拉根的家里来的。”

帕若说着，把烟袋递给了外国人，两人一同走进屋里 。

他让年轻人坐在草房中间的主要吊床上。

伊拉塞玛点燃起迎接贵客的火把，并端来猎物肉、水粉团、野果、蜂蜜、腰果酒、菠萝酒，用家里所有最好的饭菜、水果和酒来为客人充饥解渴。

姑娘还从附近提来清凉的泉水，端来水盆给客人洗手洗脸。

青年人吃过饭，老帕若熄灭了烟斗，说道：

“你来啦。”

“来打扰你啦。”陌生人回答说。

“欢迎你啊！外国人是阿拉根家的最尊贵客人。塔巴热拉族千百勇士都会保护你，无数的女子都会伺候你。有事就讲一声，所有的人都将听候你的吩咐。”

“帕若，我深切地感谢您给予我的热情款待。明天一早，我就将离开贵处和我迷失到此的田园。但是，我

不能不告诉您，您视之为朋友的男子汉是什么人。”

“帕若是伺候神祇图蓬的，图蓬把你带来，还将把你带走。阿拉根不干预客人的事，也不想过问你从何处来，何时走。如果你想睡觉的话，愿好梦伴你安眠，如果你要说话，客房的主人在洗耳恭听。”

外国人说：“我是白种人战士，住在海边的热瓜雷贝河畔①，那里居住着你们部落的敌人，皮蒂瓜拉族人②。我的名字叫马丁，用你们的话讲，就是勇士之子的意思。我的血管中流动的是首先发现了你的祖国的伟大人民的血。我的被打败的伙伴们已经从海上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巴拉伊巴河畔。他们的首领已失去部下的支持，现在，正在穿越阿波迪内地。在众多伙伴中，只有我留了下来，因为，我已经生活在苍鹭河一带的皮蒂瓜拉人中间，住在热卡乌纳的弟弟波基勇士的家里，他和我一同种下了友谊树。我们三人出来打猎，我走迷了路，来到这塔巴热拉族的土地上。”

“是林中魔怪在阴暗处，遮住了白人勇士的眼睛，”

① 热瓜雷贝河是豹子河的意思，是塞阿拉省最大的河流。因该河两岸豹子成群而得名。

② 皮蒂瓜拉是谷地的主人的意思，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大民族，居住在塞阿拉省的沿海地区和自巴拉伊巴河到北里约格朗德河的广大地区。

老人回答说。

室外，笑隼在山谷的深处叫起来了，夜色笼罩了大地。

四

帕若摇着响葫芦，走出了草房，但客人并没有独自一人留在屋里。

伊拉塞玛从外面回来，并带来一群女子侍候阿拉根的客人，还有一些小伙子在听候吩咐。

“白人勇士，”伊拉塞玛说，“愿夜间的愉快轻轻摇动你的睡床；愿天明的太阳带给你眼睛以光明，带给你心灵以快乐。”

伊拉塞玛说着，双唇在颤动，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睛。

“你要走了？”马丁问道。

“全村里最漂亮的女子留在这儿陪伴你①。”

“如果为了她们，阿拉根的女儿不应该把你的客人

①美洲这个好客的习俗，历史学家证明属实。安什埃塔的高尚的道德行为也说明这一风俗，为了洁身自好，他在伊佩罗依戈海滩上谱写了《纯洁的圣母马利亚》一诗，并把它写在潮湿的沙滩上。

带到帕若的家里来。”

“外国人，伊拉塞玛不能做你的奴隶。她保存着金木猴耳环酒① 的秘密和战士美梦的奥妙。她的手是要为帕若制造神灵图蓬用酒的。”

基督教徒走出草房，消失在黑暗之中。

这个印第安人村庄坐落在山谷的深处，全村被欢乐的火把照得通明，响葫芦沙沙地响着，随着野民之歌缓慢的曲调和脚踏节拍，托出一个粗犷的舞蹈旋律，神灵附体的帕若领着大家跳起踢踏舞，并向他的信民们讲述着图蓬的秘密。

塔巴热拉族最大的首领，伊拉蓬② 从伊比亚帕巴山巅下来了，声言要带领内地各部落去攻打敌人皮蒂瓜拉人。山谷中的勇士们庆贺首领的到来和即将进行的征战。

① 金木猴耳环是一种普通的中等树木，叶茂，结一种味酸且苦的果子。印第安人把这种果子连同树叶加其他作料，制成一种饮料，具有海吸希麻醉效果，并产生生动而浓郁的梦，使人们对这种由麻醉引起的像现实一样的令人高兴的幻象秘密感到十分受用。制造这种酒是一种秘密，具有神父职能的帕若利用这种酒的效果，可以收得人们心底的秘密。

② 伊拉蓬，印第安语，是一种凶猛的毒蜂的名字。文中的这个人指伊比亚帕巴山区塔巴热拉族著名首领梅尔·勒东多。当时的记者都这样称呼他，因为他的名字的梅尔在葡萄牙文中是蜜的意思，由此延伸而来。勒东多是葡萄牙人的死敌，法国人的朋友。

年轻的基督教徒远远望见欢庆的灯火。继续向前走，便看到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北极星照耀在大森林的上空，也指引着他以坚定的步伐向清凉的苍鹭河畔走去 。

当他穿过谷地，进入森林时，后面出现了伊拉塞玛的面影。处女像掠过枝椏而不产生任何声响的轻风一样跟在这位异乡人的后面。

“ 为什么客人不带回礼 ,就从好客的草房离去 ?”她说,“ 在这塔巴热拉人的土地上 ,是谁惹你不高兴啦 ?”

基督教徒顿时感到这种抱怨是何等正确啊，一种负义之感占据了他的心头。

“ 没有谁惹你的客人不高兴，阿拉根的女儿。是看望朋友的迫切愿望使他尽早离开这塔巴热拉人的田园的。他没有带走回礼，但他的心灵里却带走了对伊拉塞玛美好的记忆。”

“ 如果外国人的心灵里真的有对伊拉塞玛的记忆，那她不让他走。当谷地的沙被水浸透时，风再也吹不走它。”

处女痛苦地说：“ 白人勇士，你等卡乌比回来再走吧。伊拉塞玛的哥哥有能在森林万千声中辨别出响尾蛇声响的听觉，有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的猫头鹰般的目

光。他会带你到苍鹭河畔去的。”

“伊拉塞玛的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阿拉根的草房呢？”

“行将升起的太阳将同卡乌比勇士一起回到这伊普田园上来的。”

“阿拉根的女儿，你的客人等他。但是，明天的旭日如果不能把伊拉塞玛的兄长带来，它将把白人战士带到皮蒂瓜拉人的村庄去。”

马丁回到了帕若的草房。

伊拉塞玛用安息香果脂熏过的香气袭人的洁白吊床在等待着他的客人甜蜜的安眠了。

在睡梦中，基督教徒听到印第安处女伴着树木的飒飒声哀声低咏的温柔的歌。

五

巢外的雄鸡高昂起鲜艳的红冠。

它那清脆的啼鸣唤来了新的一天。

当夜的影子还笼罩着大地的时候，未开化的人们就已经收起了屋子里的吊床，到池塘洗浴去了。

彻夜秉烛孤守，对星空讲话，驱赶魔怪的老帕若，

这时静悄悄地走进草房。

广阔的谷地里，响起了嘹亮的号子声。

动作迅速的勇士们操起武器，向广场跑去。当人们集聚在村里圆形的中心广场[①]时，首领伊拉蓬发出了战争的呼叫：

“神祇图蓬把这片土地赐给伟大的塔巴热拉民族，我们要保卫我们的河流发源的山岭，保卫我们资源丰富、盛产木薯、棉花和充满生机的伊普大地。我们已经把那些光秃的海滩，既无淡水，也无森林的干燥巴拉的高地让给了那些野蛮的、吃臭鱼烂虾的老饕子，破涕垮啦[②]人了。可是，现在，这些一再吃败仗的海边渔夫们，却让图蓬的敌人，拥有火器的、好战的白种人，通过海路来进攻我们。葡国佬现在已经到了苍鹭河畔，马上就要打到我们家园来了。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那些破涕垮啦人。我们，村寨的主人们，毒蛇已经沿枝爬上树顶了，难道我们还能像缩在巢中的鸽子一样束手待毙吗？”

① 印第安人的村子中心都有一个由栅栏包围的圆形广场，村里所有草房都沿场周围而建、房门都朝广场而开。

② 破涕垮啦，印第安语是嗜好吃虾的人。这里指住在海边，大多以捕鱼为生的皮蒂瓜拉人。塔巴热拉人这样称呼他们的敌人，以表对敌人的蔑视。

怒发冲冠的首领抡起一根大头棒，然后，把它抛到广场中间。他低下头，遮住了血红的眼睛：

“伊拉蓬说完了。”他最后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最年轻的战士：

“鹞鹰翱翔在空中。当灰鹎飞起时，它便从云间迅速地飞下来，撕开它的胸膛。塔巴热拉勇士，山岭的男子汉们，人人都要像鹞鹰那样一展身手。”

战争的呼啸①，一阵又一阵响彻谷地。

年轻的战士捡起大头棒，上下左右舞动了起来。木棒在空中抡圆，敏捷而富于威慑力。武器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

帕若的哥哥，老安迪拉却夺过棒来把它扔在地上，用那只仍然敏捷有力的脚踏在上面。

所有塔巴热拉人都被这不合时宜的行动惊呆了。和平的愿望在这位如此久经考验和性情暴烈的老战士身上是何等殷切啊！是这位在仇恨中长大的老英雄，勇猛的安迪拉将这发动战争的使者——大头棒抛在地上的吗？

①战争呼啸：野蛮人在诸如战争开始，或表现欢乐情绪的庄严场合发出的大声叫喊；这个词在莫拉伊斯的字典里已经被收入葡萄牙语。

大家都在面面相觑，难以置信，这时，人们听到：

“安迪拉，我老安迪拉在战争中喝的血，比他的两眼在这里看到的全体战士在这祭奠图蓬盛会上喝的酒还要多。他一生中进行的战斗比月亮照到他头上的次数还要多。在时光脱去他头上的第一根黑发前，他无情的双手劈开了多少破涕垮啦人的头颅啊？老安迪拉从来没有惧怕过敌人踏上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他喜欢他们来，战争的气味能使他衰老的身体焕发青春，正像枯木经过冬风吹拂再度逢生一样。但是，塔巴热拉族是个谨慎的民族，她应该用这些战斗的大头棒，去驱除节日的妖魔。伊拉蓬，让那些葡国佬们来吧，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到我们的土地上来。安迪拉许下愿，到那时，他将为你们举行胜利的宴会。”

伊拉蓬按捺不住的仇恨终于发作了：

“住嘴，老蝙蝠，躲到酒缸里去呆着你的吧！因为你害怕白天的阳光，你只会偷偷地吮吸那些睡着了的人的血。伊拉蓬要手握大棒去进行战争，它所引起的恐惧都将随着清脆的战号声而消散。破涕垮啦人听到山冈上这强似大海惊涛的吼声早就吓得抖若筛糠了。”

六

马丁在帕若的草房周围高大的皂角树间踱着步。

是轻柔的阿蜡卡蒂海风[①] 从远处款款吹来，带给燥热的内地以宜人的凉爽的时候了，草木散发出清新的气息，绿色的树巅在轻轻地摇曳着。

基督教徒望着西下的落日。夜的阴影从山顶慢慢降落，笼罩了整个谷地，笼罩了他的心灵。他想起出生的故乡和留在那里的亲人。谁知还能否有回去看望他们的一天呢。

周围的大自然为正在结束的一天而悲泣；颤抖而充满痛苦的波浪在抽噎；风在枝叶间呻吟着；死一般寂静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伊拉塞玛站在青年壮士的面前：

“是伊拉塞玛的出现扰乱了客人脸上的平静吗？’

马丁温柔的目光落在处女的脸上：

“不，阿拉根的女儿，你的出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

①阿蜡卡蒂在印第安语中是好天气的意思。内地印第安人把当地每天傍晚都规律地从海上沿豹子河谷地吹来的清风叫阿蜡卡蒂。至今，伊皋地区仍然把海上吹来的风称为阿蜡卡蒂。

样使我高兴。是我对家乡的记忆给先知的心灵带来怀念的。”

“是未婚妻在等待着你吧？”

外国人的目光避开了。伊拉塞玛也把头垂在自己的肩膀上，宛如雨后谷地上的一支柔嫩的棕榈叶。

“她没有双唇如蜜的圣女伊拉塞玛这样温柔，人也没有你这样漂亮！”外国人喃喃自语道。

“林中的花儿只有有了枝叶庇护、树干支撑才显得美丽。伊拉塞玛从未活在任何勇士的心里，也从来没有哪个勇士体会到她的微笑脉脉含情。”

两个人都沉默了。眼睛双双望着地，相互倾听着彼此激烈跳动的心声。

最后，还是处女说：“欢乐马上就要回到白人勇士的心里了；因为，伊拉塞玛想要在黑夜到来之前，让他见到等待他的情人。”

马丁对帕若女儿的天真愿望付之以甜甜的微笑。

“你来。”处女说。

他们穿过森林，走下谷地，来到林阴浓密的山脚下；深绿色的枝桠形成的稠密的穹隆遮住了密林的入口，这里是专为举行野民礼仪的神秘场所。

这是一片神圣的金木猴耳环树林。周围的图蓬神

树，棵棵主干都布满了皱瘪的纹沟；在浓密而碧绿的枝杈间隐蔽地悬挂着许多祭祀器皿；刚举行过不久的满月集会留下的篝火灰烬还丢得满地皆是呢。

手拉小伙子走来的圣女，在进入这个隐秘的处所之前，犹豫了起来，她侧起聪灵的耳朵，倾听着飒飒作响的风声。森林中一切轻微的声响，这位腹地姑娘都能辨得一清二楚。在大森林的急促喘息中，她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的迹象。

伊拉塞玛向外国人打了一个让他静候的手势，便立即消失在浓密的林阴之中。太阳还挂在山顶上，但这里已经充满了深夜的寂静。

当处女回来时，用叶片做的杯子托回几滴奇怪的绿色烈酒，这是她从埋在地下的陶罐里取来的。她把粗糙的杯子递给外国人说：

“喝吧！”

霎时间，马丁的双眼感到极度的困倦；然而，很快，光明重又充满了他的心灵，他心中感到有无限的力量。他又回忆起自己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他享受到了所希望的最美好的现实。

他回到了故乡，拥抱着亲爱的老母亲，又一次看到了少年时候最倾心、最漂亮的纯洁天使。

但为什么青年勇士刚刚回到故乡的摇篮，却又离开父亲的家，急冲冲地向这内地奔来呢？

他穿过森林，再次来到了伊普田园，在这原始森林中寻找着帕若的爱女。他跟着桀骜不驯的圣女的轻盈脚步，迎着习习的清风，不时发出叹息，并喃喃地呼唤着那个甜蜜的名字：

“伊拉塞玛!伊拉塞玛!……”

他已经追上她了，他的两臂已经将她那苗条漂亮的身子搂抱在自己的怀里了。

随着温柔的压力，处女倾身贴在小伙子的胸上。她的心在急促地跳动，全身在颤抖着，像一只羞涩的鹧鸪在柔情的伴侣用嘴拨弄它的嫩羽时的情景一样。

壮士的唇间又一次轻轻地呼唤那个甜蜜的名字了，他抽噎着，像似在呼唤着情人的双唇。伊拉塞玛感到她的灵魂已经逃去浸泡在那炽烈的亲吻中了。

她的头低下来，微笑开出了艳丽的花朵，宛如一支阳光热吻下的睡莲。

突然，圣女全身发抖；她迅捷地从搂抱着她的怀里跳了起来，随手操起了弓箭。

七

伊拉塞玛像一只影子，静静地在林间寻查着。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宛如闪烁的星斗，过滤着每棵树木和叶片；她屏息静气，迎着习习吹拂的轻风，在深夜的寂静里仔细倾听着。

他停下脚步，一个人影轻轻地从枝椏间闪过，如果不是昆虫啮食，那肯定就是轻盈的脚踩落叶的声音，声响愈来愈大，人影也愈来愈清晰起来。

是个男子。圣女纵身一跳，出现在那个人的面前。吃惊和愤怒使她全身颤抖不止。

“伊拉塞玛 !”走来的勇士退了一步叫道。

“肯定是魔鬼扰乱了伊拉蓬的睡梦，把他神魂颠倒地带到这金木猴耳环林中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潜入到这里来和阿拉根的意志作对。”

“不是魔鬼，而是对伊拉塞玛的想念扰乱了塔巴热拉族头号勇士的睡梦，伊拉蓬从他的山鹰的巢穴下到这谷地里来，为的是跟踪河里的苍鹭，没有想到伊拉塞玛却躲开了。村民们告诉自己的首领说，阿拉根家里来了一个外国人。”

处女气得全身颤抖，勇士炽热的目光痴痴地盯在她的身上：

“心就在伊拉蓬的胸中，它气得凶似猛虎，暴跳如雷。伊拉蓬是来追捕猎物的。外国人就在森林里，还有伊拉塞玛在陪伴着他。我要喝尽他全身的血：当白人男子的血流动在塔巴热拉人首领的血管里的时候，阿拉根的女儿或许就爱他了。”

圣女乌黑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放光。她从唇间冒出一丝充满鄙视的冷笑，这种冷笑像从大蓟中挤出的乳汁一样酸涩：

“伊拉塞玛永远不会把她只被图蓬圣灵占有的胸膛献给塔巴热拉人中最卑鄙的家伙。最可耻的就是你这种蝙蝠，逃避阳光，只能吮吸沉睡着的人的血！”

“阿拉根的女儿，你不要激怒了我美洲豹！我伊拉蓬的名字比能够预感山外之雨来临的湖中天鹅飞得更高远。请白人勇士出来，让我们决一雌雄。希望伊拉塞玛的胸怀向着胜利者敞开。”

“白人勇士是阿拉根的客人。平安带他到伊普田园上来，平安也将保护他。谁侵犯了客人，谁就污辱了帕若。”

塔巴热拉首领气得咆哮起来：

“愤怒的伊拉蓬现在只听从于报仇的呼声。外国人是死定了。”

“阿拉根的女儿比塔巴热拉人的首领更坚强,’伊拉塞玛手握战斗的号角说，“她这里有图蓬的声音，能够召唤众人。”

“但你是不会召唤的。’伊拉蓬嘲笑道。

“不会召唤，是因为伊拉蓬马上就要受到伊拉塞玛的惩罚。他的第一步就是死亡。”

处女突然向后跳了一步，拉满了弓；首领还仍然紧握着那条大头棒，然而，他强有力的臂膀第一次感到他的大棒如此沉重。向伊拉塞玛猛打去的大棒还没有举起，却已经击中了他自己的心。

他发现，越是性格强悍的汉子，越易于被强烈的感情所俘虏。

“伊拉塞玛的影子总不能永远遮住那个外国人，伊拉蓬定要拿他报仇雪恨。依靠女人保护的男子汉是何等的可鄙啊。”

这位首领说着便消失在树木中间。警惕备至的处女回到了酣睡中的基督教徒身旁，并守他度过了整整一夜。重新涌上心头的激动使她再次向甜蜜的情爱打开心扉，外国人的眼睛浸泡在这一情爱之中。

她希望保护他避开一切危险，她把他藏在自己的心里，就像要把他安置在一个他人绝对无法潜入的避难所里一样。她心里想着，两臂温柔地抱住了外国人的头，并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胸前。

然而，当庆幸他夜间脱险的快乐过去，又想到行将出现的新的危险时，更强烈的不安再次占据了她的心。

“伊拉塞玛的爱像风沙，葬送了大树盛开的鲜花。”处女叹息道。

她慢慢地走开。

八

黎明带来了新的一天，白人壮士睁开了双眼。

晨曦驱散了夜间的梦，从心灵深处唤出了梦中的记忆，剩下的只是一种无端的空虚感，犹如被凌晨的山风吹谢了的花儿留在灌木丛中的余香一样。

他不晓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他在这神圣树林的出口处碰到了伊拉塞玛：处女倚在一棵粗糙的大树干上，两眼瞅着地；血液涌上她的面颊；心急促地跳动，双唇在不停地颤抖着，犹如竹叶上滚动着的露珠。

印第安圣女的脸上既没有微笑，也没有表情：像被炎日晒黑了的金合欢，既无嫩芽，也无欢愉；又如风沙昏暗的夜晚，既无蓝天，也无星光。

“林间的鲜花已经迎着阳光开放，枝间的鸟儿也在纵情欢唱，”壮士说，“为什么只有伊拉塞玛低头不语？”

帕若的女儿浑身颤抖着，只有树干纤弱的棕榈受到摇晃时，它的绿叶才这样颤抖。晶莹的泪水雨珠似的从两颊滚落下来。附近一群王霸鹟在轻柔地唧唧鸣啭。

“卡乌比勇士就要从他弟兄们那儿回到村里来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外国人就可以启程了。”

“伊拉塞玛希望看到外国人走出塔巴热拉人的土地；那时，快乐将回到你的心里。”

“当大树枯死后，针尾鸟就会逃离生身的巢穴，但快乐永远不会再回到伊拉塞玛的心里了。她活下来，像一棵赤条条的枯树，既没有枝桠，也没有荫翳。”

马丁扶着全身颤抖的圣女，她瘫软地扑在小伙子的怀里，像枝叶丰满而柔嫩的香子兰藤蔓攀附在挺拔的黄花木枝上一样。

青年人喃喃地说：“黑眼睛的处女，你的客人要留下来，以使你的脸上重新开出快乐的花朵，也为他像蜂鸟一样汲取你唇间的甜蜜。”

伊拉塞玛猛地从青年人的怀抱中挣脱开来，痛苦地看着他说：

“白人勇士，伊拉塞玛是帕若的女儿，保存着金木猴耳环酒的秘密。占有图蓬女人的人，是要被处死的。”

“伊拉塞玛,你？”

“是的，你会被处死的！……”

这句话像一阵突降的暴风雨，使年轻人的头耷拉到了胸前；然而，它马上又抬了起来。

“塔巴热拉的女儿，我的弟兄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就他们自己来说，他们从不怕死；而对敌人，他们从来不惜死。但是，如果不是被迫战斗，他们是绝不会在好客的村庄里，让姑娘的墓穴敞开的。伊拉塞玛讲得对，外国人应该马上离开塔巴热拉人的田园了。”

“应该。”圣女回答说,完全像似一个回声。

接着，她又叹息道：

“伊拉塞玛唇间的蜜好像是蜜蜂在楝树干上酿造的：甜中有毒。蓝眼睛的金发姑娘在白人的村庄里早已为她心上的人准备好了百合花蜜了。”

马丁迅速走开，但马上又慢慢走了回来。话颤巍巍地蠕动在唇间：

“外国人要走了,以便让平静回到圣女的心里。”

“你带走了伊拉塞玛眼中的光和她心灵中的花儿。”

从远处的密林中传来奇怪的声响。青年人的目光向远处望去。

“是卡乌比勇士的欢叫声。”圣女说道，“伊拉塞玛的哥哥预告，他已经回到了塔巴热拉田园。”

“阿拉根的女儿，请带你的客人回草房，是出发的时候了。”

他们双双并肩走去，像一对迎着夕阳，穿过被砍伐的森林之岛，回栏歇宿的青春麋鹿，在那里，微风带给他们以令人不安的气息。

当他们走近一棵皂角树时，看到远处走来的卡乌比勇士，在他强壮的肩头，挂着沉甸甸的猎物。伊拉塞玛迎上前去。

外国人独自走进草房。

九

清晨的睡意笼罩着帕若的双眼，犹如拂晓时刻静静的雾霭荡漾在山间幽谷的洞口。

马丁犹豫地停下来，然而，老人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他翻了个身。

“阿拉根在睡觉！”年轻壮士低声自言自语地说着，退了回来。

老人家没有动：

“帕若在睡觉，因为图蓬的脸已经转向大地，光明已经赶走黑暗中的魔怪。但是，帕若眼中的瞌睡像山顶谷草焚烧时的青烟，轻而易散。如果客人有事来找帕若，请讲无妨，他在恭听。”

“外国人是来告诉您，他要走了。”

“贵客是阿拉根家的主人，条条道路向你敞开，图蓬将保佑你平安到家。”

卡乌比和伊拉塞玛也走了进来：

“卡乌比回来了，”塔巴热拉勇士说，“他给阿拉根带来了最好的猎物。”

“卡乌比勇士是我们山林中最优秀的猎手，他的父亲很高兴看到他。”

老人睁开眼睛，又马上合上说：

“阿拉根的女儿，快去给你的客人挑选回程的礼物，并为他准备旅途的干粮；如果客人需要路先生①，请大路的主人，卡乌比勇士作向导，陪他前去。”

①印第安人这样称带路人。

困睡又回到了帕若的眼中。

在卡乌比把猎物挂到熏炉上的同时，伊拉塞玛叠好了她的羽毛镶边的棉线吊床，放在棕榈编织的提篮里。

马丁等候在草房的外面，圣女朝他走过来说：

“带走我眼中睡意的勇士，请把我的吊床也带走吧。当你睡在这吊床上时，伊拉塞玛将在梦中同你的心灵说话。”

“塔巴热拉圣女，你的吊床是我寂寞中的伴侣：当夜间冷风袭来时，它为异乡人保存着无限温暖和伊拉塞玛胸间的芳馨。”

卡乌比走出草房，向他自己的屋子里走去，因为，回家后，他还没有看一眼自己的房间呢。伊拉塞玛去烤路上的干粮。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帕若打着熟睡的鼾声，年轻人受着痛苦的折磨。

当伊拉塞玛的哥哥从大村子里回到草房时，太阳已经爬过山顶，开始偏西了。

“天色愁苦①，”卡乌比说，“阴影变黑夜。是启程的时候了。”

①天色愁苦：图皮人把下午叫痛苦。这里的转义包含有下午的阴影、痛苦和精神不安的意思。

圣女的手轻轻地放在阿拉根的床头。

“ 他要走了。’姑娘颤抖的双唇喃喃地说。

帕若起身站在屋子中间，点上烟斗，他和年轻人轮流抽了分别烟。

“ 正像欢迎客人来阿拉根家一样，现在我们在欢送客人走了。”

老人走到门口，开门放出烟草的浓烟。当烟气散尽时，他低声地说：

“ 歪嘴鬼躲开,给阿拉根的客人让路。”

阿拉根回到床上，又酣然入睡了。青年人取下刚来这里时挂在梁上的武器，准备启程。

卡乌比走在前面，一段距离之后，是那个外国人，再后面，紧跟着伊拉塞玛。

他们走下山冈，进入了浓阴蔽日的密林。晚间多情的歌手，腹地的歌鸫躲在浓密的祝福果树丛间唱出了悠扬的悲歌前奏曲。

圣女叹息道：

“ 傍晚是太阳最痛苦的时光。伊拉塞玛未来的日子将是没有了清晨的漫长的傍晚，直到她的长眠之夜到来的时候。”

青年人回过头来，他的嘴没说话。但是，他的眼睛

在说话。一颗颗泪珠从男子汉的面颊上掉下来，犹如炎热的夏天从悬崖岩石上冒出来的水珠。

卡乌比只顾往前走，霎时间，便消失在茂密丛林的枝椏间。

阿拉根的女儿的胸部在抽搐地起伏着，犹如涨潮时泡沫飞溅、起伏呜咽的波浪。被痛苦蒙上暗影的心灵反射出来的惨淡之光，照着她那如同干瘪花朵的脸庞。在黑洞洞的夜里，只有磷火在洁白的沙洲上闪烁。

“外国人,接收伊拉塞玛最后的一丝微笑…… 赶快逃走吧。”壮士的嘴和处女娇媚的双唇紧紧吻在一起。两个人像生在一花之腹的一对孪生桃金穰果，融作一体。

卡乌比的声音在招呼外国人了。伊拉塞玛放开他，为了不致倒在地上，她紧紧地抱住路边的一棵棕榈树。

十

在静悄悄的草房里，老帕若在沉思。

伊拉塞玛身子靠在屋子中间粗糙的顶梁柱上。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痴痴盯着室外被砍伐在地的树木和充满凄怆的地面，然后，抬起眼来，颤巍巍的目光望着远处，一串串泪珠扑簌簌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栖息在前面木架上的鹦鹉拉长痛苦的绿眼睛盯着漂亮的女主人。自从白人壮士踏上这塔巴热拉人的土地之后，伊拉塞玛把它给忘到脑后去了。她那圣女的玫瑰色的双唇再没有张开，让它啄取果肉和嚼得稀烂的嫩玉米了；那温柔的手一次也没有抚摩和梳理过它头上的金色羽毛。

如果说它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主人那亲切的名字，但伊拉塞玛的微笑再也没有投向它；就连她的耳朵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她的这个伙伴和朋友的呼唤声一样，这在从前，对她的心灵是多么悦耳的声音啊。

它是多么痛苦啊！图皮人叫它善鸣金帽鹦哥[①]，因为它总是那么快乐，它那激情悠扬的歌声经常响彻整个原野。然而，现在，在主人的冷落下，它痛苦，它沉默，它不再像是那美丽的金帽鹦哥，倒像是只会痛苦呻吟的丑林鸱了。

太阳又转到了西山坡；它的光只给山顶镀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

下午，忧郁的消音器把夜晚的寂静提前了，并销掉

①金帽鹦哥，是一种善鸣鹦鹉。据传统说法，塞阿拉的名字即由它的鸣叫而来。

了田野上发出的每个轻微的声响。一只夜鸟大概是被林间浓阴弄糊涂了，居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老帕若突然抬起歇了顶的头：

“是角叫鸭① 的叫声惊醒了阿拉根？”他诧异地自言自语道。

圣女不禁战栗了起来。已经走出草房的她转过身来，回答帕若的问话说：

“是卡乌比勇士发出的战斗呼叫！”

当第二声角叫鸭的叫声响起时，伊拉塞玛像一只被猎人追捕的牝鹿，拼命地向森林跑去。只有跑到那横穿森林、宛如一泓湖水的空地时，她才喘了一口气。

她看到的第一个人是马丁。他平静地坐在一棵大树的盘根上，看着那边发生的一切。对面，以伊拉蓬为首的一百多个战士组成一个半圆形，挡住了去路。勇敢的卡乌比眼睛里充满着愤怒，粗大的手里握着强有力的武器，和他们对峙着。

首领要他交出外国人，这位向导却干脆地回答：

“请先杀了卡乌比！”

①角叫鸭，一种夜鸟，每当深夜鸣叫，十分规律。其叫声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帕若的女儿箭也似的冲到了马丁前面，用她亭亭玉立的身体抵住了战士们的攻击。伊拉蓬见此情景，发出困穴猛兽的咆哮。

“帕若的女儿，”卡乌比低声说，“快领外国人回家：只有阿拉根可以救他。”

伊拉塞玛回到白人壮士面前说：

“走！”

外国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如果你不走，”圣女说，“伊拉塞玛就和你一起去死。”

这时，马丁站起身来，但他没有跟着圣女走，而是径向伊拉蓬走去。他的剑在空中闪闪放光。

“首领，我的同胞们从来没有畏惧过战斗，如果你眼前看到的这个人没有首先挑起战斗，那是因为他的父母教导他，不要让血流在好客的土地上。”

塔巴热拉人首领高兴地吼叫了起来，他有力的手抡起大头棒。然而，两个斗士还没有来得及交手，卡乌比和伊拉塞玛已经插到了他们中间，阻止了他们的第一个回合。

阿拉根的女儿徒劳地恳求基督教徒，并挽起他的胳膊，拉他退出战斗。卡乌比那里也徒劳地频频向伊拉蓬

挑战，以便把首领的气愤引到自己的身上来。

伊拉蓬一个手势，战士们把兄妹俩拖开；战斗继续进行了下去。

突然，沙哑的战争号子声响彻森林。山林的儿女们辨得出，这是椰林覆盖的海滩主人——皮蒂瓜拉人的战争喇叭的刺耳声音，个个不禁打了个寒战。声音从大村里传来，也许敌人已经劫寨了。

战士们拉着首领，急急忙忙向村里跑去。只剩下阿拉根的女儿和外国人在一起。

十一

塔巴热拉战士们跑回村寨，集合在护村栅栏前面，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但迟迟不见敌人来，他们便出寨去寻找。

踏遍了森林，搜遍了田野，连皮蒂瓜拉人的影子也没有找见。但熟悉的海滩战斗喇叭的颤抖声音刚在山林战士的耳边响过，这是毫无疑问的。

伊拉蓬怀疑是阿拉根的女儿为救外国人搞的鬼，于是，径向帕若的草房奔去。这个怒不可遏的勇士，像林中追捕奔逃猎物的巴西狼那样加快着脚步。

阿拉根看见塔巴热拉族的首领向他的草房匆匆赶来，却动也没有动。他正盘坐在吊床上，倾听着伊拉塞玛的讲话。处女讲着下午发生的事情。当看到伊拉蓬这个可恶的家伙闯进来时，她猛地跳起来，操起弓箭，站在了白人壮士的身旁。

马丁把她轻轻拨开，向前迈了一步。

他不喜欢塔巴热拉圣女对他这个男子汉所给予的保护。

“阿拉根，要复仇的塔巴热拉人正在等着白人战士决战了，伊拉蓬就是来找他的。”

“客人是图蓬的朋友,谁敢伤害他,将遭雷劈。”

“正是这个外国佬污辱了图蓬，窃走了保存金木猴耳环美梦秘密的处女。”

“你的臭嘴撒的谎像蟒蛇的嘶叫一样可恶!”圣女大声地说。

“伊拉蓬卑鄙无耻!不配作勇士们的首领。”马丁说。

帕若严肃而慢腾腾地说：

“如果处女把她的如花之身抛给白人壮士，那她死定了；但是，图蓬的客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伤害他；阿拉根保护他。”

伊拉蓬咆哮了起来嘶哑的吼叫在他的胸膛中咕噜

着，好像水蚺[①] 在河底深处发出的沉闷而恐怖的吼声一样。

“仇恨满腔的伊拉蓬不能再听你的了，老帕若！如果你敢于让外国人从塔巴热拉人的复仇行动中逃掉，那仇恨就将落在你的头上。”

这时，帕若的兄弟，老安迪拉闯进屋来。手里提着那根令人畏惧的大头棒，眼睛里放射着更令人畏惧的愤怒之光。

“伊拉蓬，蝙蝠喝你的血来了，如果你的血管里流动的真的还是血，而不是烂泥巴的话。你竟敢在帕若家里如此放肆地威胁他。”

阿拉根把兄弟拉开。

“静一静,安迪拉。”

帕若伸展开他那瘦长的身躯，犹如一条盘伏在尾部的愤怒的巨蟒伸开去捕捉面前的猎物一样，他脸上的皱纹变得更为深邃，褶皱的皮肤骤然展开，露出了雪白而锐利的牙齿：

“你再敢向前一步，愤怒的图蓬就将要你在这只瘦

①水蚺，是一种巨型蛇，往往生活在大河里，可以吞食一头牛。水蚺的沙哑吼声确实十分可怕。

枯的老手的重压下粉身碎骨!”

“现在,图蓬不和你站在一起!’首领反驳道。

帕若冷笑着;他那阴森森的笑声像水獭的吠叫在空中回响。

“大勇士，请你听听这巨雷的轰鸣[①]，这发自大地深处的颤抖，大概和你的心的颤抖一样吧。”

阿拉根嘴里说着这些可怕的话，健步走到屋子中间，把那里的一块巨大的石头搬起来，脚在上面用力踏了一下；地骤然裂开，只听得从深洞里传出一种像从悬崖深处发出的令人恐怖的惨叫一样的声音。

伊拉蓬没有战栗，好像也没有大惊失色；但他感到自己眼中的光在颤，唇间的声音在抖。

“雷公站在你一边,战神却站在伊拉蓬一边。’首领说。

狰狞的好战者离开了草房；他的高大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晚霞的阴影之中。

①这个大地怒吼的小插曲完全是野蛮民族的帕若和神父们为迷惑人而耍的一个花招。一般是，这些帕若的房子建在悬崖峭壁上，那里有一条通谷地的细而窄的地下通道。阿拉根小心地用石头堵住两端的通口，把洞穴掩盖起来。在这种时候，下面的口敞开，帕若知道，当他打开上面的缝口时，空气便沿着螺旋式洞穴向上冲，从而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整个事情做得很自然，伪装得很神奇。

帕若和弟弟在门口交谈着。

马丁对看到的这一切还在惊骇不已，他久久地盯着老帕若用脚跟在草房的地上踏出来的那个深洞，那里，一个巨大的声音，像拍击海岸的波涛的回声在轰鸣。

基督教徒在思索着，他不相信塔巴热拉人的上帝会给他的神父如此巨大的魔力。

阿拉根察觉到外国人心中在揣摩着什么，于是，点上烟斗，操起响葫芦一抖：

“是让天神息怒,雷公息鸣的时候了。”

他说着离开了草房。

这时，伊拉塞玛走到小伙子身旁，唇间带着由衷的微笑，眼睛里充满了欢乐的光：

“伊拉塞玛的心，永远像河水中的稻苗[①]。在阿拉根的家里任何人都不能伤害白人壮士的。”

“塔巴热拉圣女,离开你的敌人吧。’外国人声音严峻地回答说。

他猛地转过身去，避开处女温柔而体恤的目光。

“伊拉塞玛怎么了，为什么白人勇士要避开她的目

①水稻苗只有在水中才长得茂盛，伊拉塞玛利用这个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快乐。

光呢？难道她像地上的蛆虫一样丑么？”

圣女的话在马丁的心中甜蜜地回荡着。轻风就是这样在棕榈枝叶间沙沙作响的。白人青年真是讨厌自己，而爱怜她了：

“你没有听见吗,漂亮的圣女?”他简直是在喊,手颤抖地指着那个洞。

“那是图蓬愤怒的声音!”

“你的图蓬通过帕若的嘴说：如果图蓬的处女把如花之身献给外国人，那她就死定了。”

伊拉塞玛低下了头：

“远方来的勇士，你的心听到的不是图蓬的声音，而是金发姑娘召唤你的歌声吧！”

从大地深处传出的奇怪声响突然消失了；草房里一时静得连年轻人心脏的跳动声和处女唇间抽搐着的呻吟都听得清楚。

十二

天色暗下来，夜已经来临了。

帕若回到了家，搬起那块厚厚的石板，重新把洞口堵上。卡乌比也从大村里回来了，他是和弟兄们一起，

为搜捕敌人——皮蒂瓜拉人——跑遍了森林之后，才回家的。

在屋子当中，吊床之间的空地上，伊拉塞玛铺上一张棕榈叶编制的席子，端上来猎物肉和最近一次满月会时做的酒。然而，也只有塔巴热拉勇士一个人觉得这个夜宵是一顿美餐，因为，忧郁压抑的心头的烦恼惟独不使他的双唇感到苦涩。

帕若的烟斗里装上图蓬的烟草；外国人深深吸一口夜间清新的空气，以使自己沸腾的热血稍为清凉一下；处女在颤动着的双唇的频频抽搐中净化着自己的灵魂，正如蜂巢净化着蜂蜜一样。

卡乌比又到村子里去了；帕若也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准备他神秘的圣礼去了。

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一个响亮的叫声响彻天空。

马丁抬起头，侧耳倾听。片刻，同样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勇士用只有圣女一个人才听到的声音，悄悄地说：

“听,伊拉塞玛,是海鸥在歌唱吗？”

“伊拉塞玛听到了一个她不熟悉的鸟叫声。”

“是海鸥，就是大海的苍鹭啊。你是山岭的姑娘，从来没有到过波涛汹涌的洁白的海滩。”

“ 海滩是椰林的主人,皮蒂瓜拉人的地方。”

居住在海边的伟大民族的战士们称自己是皮蒂瓜拉人，即谷地的主人；而他们的敌人，塔巴热拉人出于蔑视他们，给他们取的绰号叫鱼虾老饕，破涕垮啦人。

伊拉塞玛怕伤害白人勇士，也称他们皮蒂瓜拉人，不否认他们给自己取的战士式的名称。

外国人把这句在谨慎的唇间扣留了多时的话，反复考虑后才说了出来：

“ 海鸥之歌是你的客人的好友、英勇的波基用的战争呼叫 !”

圣女不禁为她的同胞们打了一个寒战。热卡乌纳的弟弟，英勇的波基的名声从海滨一直远扬到伊比亚帕巴山巅；极少数的草房里没有发出过向他复仇的吼声。因为他的勇敢大棒的每一击，都要送一个塔巴热拉战士进坟墓。

伊拉塞玛意识到，这次波基率领他的战士们到这里来，是为搭救朋友的。毫无疑问，就是他在那战斗的时刻吹起海滨的战斗号子的。于是，她用一种喜忧交集的声调说：

“ 外国人有救了。但是，伊拉塞玛的同胞们又要遭难了，因为，她是不会把这事讲出去的。 ”

“让你的灵魂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吧，塔巴热拉圣女，外国人只要从你的田园上离去，他绝不会像饿狼那样，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血迹的。”

伊拉塞玛捧过白人的手，吻着。

“帕若的女儿，你的微笑擦掉了我对你的同胞的那些恶劣行为的记忆。”

马丁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你到哪儿去,白人勇士？”

“去迎接波基。”

“阿拉根的客人不能离开这间房子，伊拉蓬的人要杀死你的。”

“男子汉只求上帝和自己武器的保护，不需要老人和女人对他的保护。”

“你只身一人能抵得过上千人么？食蚁兽勇敢而有力，但还是被一群野猫给咬死了，因为，它们数量多，进攻时一拥而上。你的武器所及，不过如同你影子的长短，但是，他们的武器却像鹞鹰一样，上下左右一起来,防不胜防的。”

“所有的战士都有这么一天。”

“你不希望让伊拉塞玛死，你想她会让你去送死吗？”

马丁瞠目结舌，无以应对了。

“伊拉塞玛去接皮蒂瓜拉人的首领，并把勇士朋友的话带给他的客人。”

帕若终于从他的禅定中走出来。他手上的响葫芦开始沙沙地响起；铃铛也随着他那缓慢而倔强的脚步丁零作响。

他把站在旁边的女儿叫过来说：

“如果伊拉蓬的人来进攻我们的草房，你就掀开石头,把外国人藏到地下去。”

“不能让客人一个人呆在这儿啊；请等伊拉塞玛回来，你再出去，角叫鸭还没有叫呢。”

老人又回到了床上，圣女关好门，走了出去。

十 三

阿拉根的女儿在黑暗中走着。她走走停停，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海鸥的叫声第三次响在她的耳边。她直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她来到一个大水塘旁边；目光在黑暗中搜寻着，却看不到她要寻找的人。

她用温柔、纤弱，宛如蜂鸟款飞一样的歘歘声低语

着：

“波基勇士，你的白人兄弟通过伊拉塞玛的嘴在呼唤你。”

回答她的只有回声。

“你的敌人的女儿来找你，因为外国人爱你，而她爱外国人。”

平静的湖面骤然分开，露出一个头影来，向湖的这边游过来，停在远一些的地方。

“是马丁派你来的吧？因为，你知道他的战友波基的名字嘛。”

“讲吧，皮蒂瓜拉首领，白人壮士还在等着你呐。”

“回去告诉他,波基救他来了。”

“他知道,所以派我到你这儿来。”

“你把波基说的话去告诉他的兄弟。”

“那你就等阿拉根走后，屋子空了时，我带你到外国人那里去。”

“塔巴热拉的女儿，一个皮蒂瓜拉战士，如果不是作为胜利者，绝不会迈进敌人家的门槛的。你把大海的战士领到这儿来。”

“伊拉蓬为了报仇，派人在阿拉根房子周围监视他。外国人的兄弟，你带来很多皮蒂瓜拉战士搭救和保护他

吗 ？”

波基想了想说：

“ 山岭的姑娘，请把大海的战士到达你们这块土地上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吧。 ”

伊拉塞玛讲到愤怒的伊拉蓬如何仇视外国人，直到帕若招来图蓬的声音，方才把他的怒气平息了下去。

“ 伊拉蓬的愤怒就像蝙蝠：逃避阳光，只能在黑暗中乱飞。”

波基的手突然堵上了处女的嘴；他的讲话像一股款款吹拂的轻风：

“ 不要讲话，屏住呼吸，大森林的女儿，阴影中有敌人在偷听。 ”

树叶发出轻轻的簌簌声，好像有一只在枝叶间穿行的山地斑穴鹀闪过。这个发自林边的响声逐渐扩及到整个山谷。

英勇的波基像一只敏捷的虾——这是他早已取得的绰号——无声地走进草丛，钻进深湛的湖底，碧波将他封藏在水中，而没有激起半点的声响。

伊拉塞玛回到草房。一路上，她看到许多人影，癞蛤蟆似的在地上爬行。

看到她进来，阿拉根才走出去。

塔巴热拉圣女告诉马丁她从波基那里听来的一切。基督教徒一跃而起，就要跑去保护他的皮蒂瓜拉兄弟。伊拉塞玛美丽的双臂揽住了勇士的脖颈：

“首领不需要你，他是水的儿子；水会保护他的。等一会儿，外国人就会听到朋友的讲话了。”

“伊拉塞玛，是你的客人离开帕若草房和塔巴热拉田园的时候了。他不怕伊拉蓬的战将们；倒是怕图蓬的处女的眼睛。”

“那它们避开你就是了。”

“让外国人避开它们吧，就像猫头鹰避开晨星一样。”

马丁又迈步要走。

“走吧，没良心的人，你快点儿去，去让你的兄弟先毙命，然后，你再跟着送死。伊拉塞玛也跟着你一起到那鬼魂聚集的乐土上去。”

“让我的兄弟去毙命，残酷的圣女，这也是你说的话呀。”

“你的足迹肯定会把敌人引到勇士隐蔽的谷地去的。”

基督教徒在屋子中间停下来，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响。伊拉塞玛怕看他，两只眼睛痴痴盯着灯光映在

陈旧墙壁上的壮士的影子。

趴在灰土上的绒毛蓬松的狗儿发出有熟人来的吠声。蜡棕叶柄编制的房门从外面推开，卡乌比走了进来 。

“ 木薯酒搅乱了人们的心，他们来抓外国人来了。 ”

圣女猛地跳起来说：

“ 掀开盖在图蓬咽喉上的石板，把外国人藏到里面去。”

塔巴热拉勇士搬起石板，反放在地上。

“ 阿拉根的儿子，你躺在门口，如果有一个人从你的身上踏过，那你就永远别再从地上站起来。 ”

卡乌比照办，圣女关上了屋门。

过了片刻，周围响起了杂乱的喧哗声；屋外响着伊拉蓬和卡乌比愤怒的争吵声。

“ 他们来了 ,然而 ,图蓬会拯救他的客人的。”

这时，图蓬好像听到了他的处女的召唤，原来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的洞里，骤然响起了长时间恐怖的轰鸣。

“ 听 这是就是图蓬的声音。”

伊拉塞玛挽起壮士的手，拉他走近洞口，然后，两人消失在大地的腹中。

十四

被无数杯多沫的木薯酒激奋起来的塔巴热拉战士们，在指挥他们屡战屡胜的伊拉蓬的鼓动下，骚动了起来。

酒解了勇士的躯体之渴，却点燃起了凶恶灵魂中的另一种更大的渴望。向大胆的外国人复仇的吼声大作，因为这个白人恃武对抗，污辱了他们祖上的神明与塔巴热拉人的战争首领和第一好汉。

他们气得顿足暴跳，大铁棒在远处闪烁着的红光，引导着他们在黑暗中直向阿拉根的草房冲去。一路上不断有预先埋伏下监视敌人的人从旁边的空地上站起，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中去。

“帕若现在在森林里!”他们小声地报告。

“那个外国人呢?”

“和伊拉塞玛在草房里。”

大首领又暴跳了起来，他带领着他勇敢的战士们，已经冲到了帕若草房的门口。

卡乌比的头的影子挡住了屋门上的孔。他手持武器护卫着只有猫跳之距的空间。

“那些合伙进攻一个战士的男子汉们，就像群起而攻的野猪一样可耻；森林的主人斑豹，云霞的主人鹞鹰都是单独作战的。”

“让你那信口雌黄污蔑塔巴热拉人最骁勇的战将的臭嘴啃地皮去吧！”

伊拉蓬说着扬起无情的大棒，然而，马上又在空中停了下来，因为，大地深处再次爆发出巨大而可怕的吼声，全如阿拉根唤醒图蓬时的可怕吼声一样。

战士们发出恐怖的叫喊声，他们赶快把自己的首领围拢起来，将他从那个令人恐惧的地方，从图蓬对他们这些挑起事端的人的盛怒下强行拉走。

卡乌比重新躺在门槛上；他的两眼困倦，但灵敏的听觉却在瞌睡中警戒不懈。

图蓬的声音停止了。

消失在地下的伊拉塞玛和基督教徒沿阶梯，向深邃的洞下走去。突然，一个声音回荡在洞口下的天井里，清晰灌耳：

“大海的勇士听到你兄弟的声音了吗？”

“是波基，你的客人的朋友。”基督教徒对圣女说。

伊拉塞玛不禁又战栗了：

“他在通过图蓬的嘴讲话啊。”

马丁终于和皮蒂瓜拉人首领搭上了话。

“波基的话已经深入到你兄弟的心里去了。”

“有没有其他人在倾听？”

“还有那个一天两次保护了你的兄弟免于丧命的圣女。”

“女人是软弱的，塔巴热拉人都是叛徒，热卡乌纳的兄弟可要谨慎啊。”

伊拉塞玛叹息着把头贴在小伙子的胸前：

“伊拉塞玛的神灵啊，快关闭她的听觉吧，别让她听到这些。”

马丁轻轻地推开这妩媚的头：

“讲吧，皮蒂瓜拉首领，倾听你的都是忠贞不渝的朋友。”

“波基在讲话，请你做好准备，在太阳下山之前，大海的勇士必须启程去苍鹭河畔；北斗星将为你引路。没有任何塔巴热拉人会跟踪你的；因为，到那时，皮蒂瓜拉战斗号角将会在山边响起。”

“伴随着英勇的首领来的有多少皮蒂瓜拉战士？”

“没有其他人，只有波基自己。在林中的魔怪把大海的勇士同他的兄弟分开后，波基一直跟踪寻找。他的心不允许他回去召唤村里的人；但是，他把忠实的狗打

发到伟大的热卡乌纳那里报信去了。”

“皮蒂瓜拉首领只身一人，不要再鸣奏战争号子，把所有塔巴热拉战士都招去对付你自己了。”

“为了拯救白人兄弟，这样做是必要的。波基要再捉弄一次伊拉蓬，就像上百名战士攻击你一个人的那天已经捉弄过的那样。”

一直在默然静听的帕若的女儿，凑到基督教徒的耳边说：

“伊拉塞玛要搭救你和你的兄弟。伊拉塞玛有她自己的想法。皮蒂瓜拉首领是英勇无畏的；但是，伊拉蓬狡猾、阴险得像秃鹰。如果按照你兄弟说的那样做，恐怕你到不了森林，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你的兄弟也会在山的另一边和你一起归天了。”

“那塔巴热拉圣女准备怎样搭救外国人和他的兄弟呢？”马丁问道。

“花也似的月亮就将圆了。那将是聚会的日子，到时候，所有塔巴热拉战士都在神圣林里过夜，接受帕若赋予他们的快乐之梦。等他们人都睡着的时候，白人勇士才能离开伊普田园和伊拉塞玛的眼睛，但永远离不开她的心灵。”

马丁把处女紧紧抱在怀里；但是，马上又把她推

开。当接触到她那像林中的百合花一样甜美，像蜂鸟巢一样温柔的身体时，他感到心痛，因为，他又想起帕若讲的那句可怕的话。

基督教徒把伊拉塞玛的想法转告给波基，谨慎得像小食蚁兽的皮蒂瓜拉首领思考后，回答说：

“塔巴热拉圣女讲的都是智慧。波基在等待圆月升起的时候。”

十五

日出，日落。

夜的伙伴——火光又照亮了阿拉根的草房。月亮的女儿，星星们缓缓地，悄悄地移动在湛蓝湛蓝的天穹，等待着母亲归来。

马丁的吊床轻轻地摇摆着，他的意愿也像往复不停的白色吊床一样，从一边摆到另一边。那边，满怀纯洁爱情的金发姑娘在等待着他；这边，爱炽情深的棕色靓女在朝他微笑。

伊拉塞玛瘫软地靠在床头；她那乌黑的、光闪闪的、歌鸫似的脉脉含情的大眼睛捕捉着外国人，并潜入进他的心灵。基督教徒在朝她微笑，处女的心在激烈地

跳动着，她那淫荡的躯体，像一只被蛇吸住的金色唐加拉雀，终于不支地扑在了壮士的怀里。

外国人把她紧紧地抱在胸前；贪婪的双唇寻找着正在等着他的另一双秀唇，以便在这灵魂的圣堂里，举行爱情的婚礼。

在黑暗的角落里，身心沉浸于禅定之中，超然于尘世之外的老帕若，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是他的心灵预感到了眼睛没有看到的事情吗？还是什么亲生儿女的不祥之兆在他阿拉根的灵魂中引起的反响呢？

没有人知道。

基督教徒把印第安处女从怀里轻轻推开。他不愿在这好客的草房里留下不幸的劣迹。他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让上帝的名字和他对上帝的虔诚充满自己的灵魂：

“基督……基督……”

平静慢慢回到白人壮士的心中，然而，每当他的目光落在塔巴热拉圣女的身上时，他便感到火焰般炽烈的波浪奔流在自己的血管里。那些不谨慎的孩子在拨弄强火灰烬时，被突然蹦起的火星灼了脸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基督教徒闭上眼睛，但是，在他思想的影子里浮现

出的也许是更漂亮的圣女形象。他迫使困睡去合拢疲惫的眼睑，然而，这是徒劳的；刚刚闭上的双眼，又很快地豁然睁开。他真讨厌透了自己。

一个念头突然从天降落在受着折磨的心头：

“ 腹地美丽的圣女，这是你的客人睡在阿拉根房间里的最后一夜，为了你和他的幸福，他不会再到这儿来了，请你让他的睡眠幸福而快乐吧。 ”

“ 你吩咐吧，伊拉塞玛都依从。她能为你的快乐做些什么呢 ?’

基督教徒低缓地说，以便不让老帕若听见：

“ 图蓬的处女，你可要保存好金木猴耳环酒的美梦啊，它可是甜蜜而令人陶醉的！ ”

痛苦的微笑刺痛着伊拉塞玛的双唇：

“ 外国人就要永远生活到白人姑娘的怀抱里去了，他的眼睛再也看不到阿拉根的女儿了。你是希望让瞌睡合上眼睛，让美梦把你带回你同胞的土地上去吗！ ”

“ 瞌睡给战士以休息，’马丁说‘‘ 美梦给灵魂以快乐。外国人不想随身带走这片好客的土地上的痛苦，也不愿把它留给伊拉塞玛的心灵！ ”

圣女站在那里没有动。

“ 去,快去把图蓬的酒取来。”

当伊拉塞玛回到草房时，帕若已经出去了。圣女从怀里取出一个包在用羽毛装饰的棉套里的小罐。马丁把它从她的手里夺过来，将晶莹而苦涩的玉液一饮而尽。

现在，他可以和伊拉塞玛生活在一起了。他可以在她的唇间收取那宛如嫣然婷立于花冠之上的果实一样的热吻了。他可以爱她，可以从这种爱中汲取甜蜜和芬芳，而不遗毒于处女之腹了。

享受就是生活，他已经更强烈、更浓郁地感到这种享受了；糟糕的是，只是梦幻，他占有的只是圣女的形象而已。

伊拉塞玛叹息着沉重地走开了。

瞌睡的壮士敞开怀抱和双唇，甜蜜地呼唤着圣女的名字。

款飞在森林中的棕翅鸠，听到伴侣温柔的呼叫，便拍动翅膀，飞回温馨而舒适的巢穴。腹地的圣女也这样偎依在勇士的怀里。

当清晨到来的时候，伊拉塞玛还仍然躺在勇士的胸前，宛如一只睡在美丽的仙人掌花中的蝴蝶。羞怯使她漂亮的面颊升起一片妍丽的绯红，犹如清晨第一缕阳光闪烁在红彤彤的早霞中间，圣女炽热的面庞上放射出第一缕做妻子的微笑，那是享受到了爱情的黎明。

破晓时分，鹦鹉飞出草房，再也不回来了。

马丁看到圣女贴在他的心窝上，以为梦还在继续呢；他合上眼睛，但马上又睁了开来。

响遍山谷的战士们的喧哗使他从甜蜜的梦幻中醒来；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真实的生活。他残酷的手扼住了颤抖在圣女唇上的热吻。

“梦中伊拉塞玛的吻是甜美的；白人战士用它充满了自己的灵魂。但是，生活中，图蓬的处女的吻，像金木猴耳环树木的刺儿一样使他感到苦涩和疼痛。”

阿拉根的女儿把她的冒险藏在自己的心里，她像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鸟儿一样不安和羞涩。她迅速地躲开，走了出去。

河水洗濯着新娘纯洁的身体。

图蓬在塔巴热拉人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处女。

十六

一轮皎月出现在地平线上。

明媚的阳光使图蓬的处女黯然无光，好像是这位勇士的爱使得妻子的面颊一下惨淡了。

“月亮！……我们的母亲……”塔巴热拉战士高叫着。

他们挽起长弓，用箭雨把新明月之歌送入天空。

“战士们的‘母亲’升上中天，她在俯首把儿女们观看。她带来的雨水充满了江河，也使腰果肉质丰满。”

“太阳的妻子来了，她在向着自己的女儿、地上的姑娘们微笑。温柔的光辉，点燃起勇士们心中的爱情之火，使年轻母亲们的乳房更丰腴。”

是下晚的时候了。

妇女和孩子们在村子的中心广场上玩耍；那些因无卓越战功而未获战士名号的青少年们在谷地上闲游。

战士们跟着伊拉蓬来到神圣林，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帕若和他的保存着金木猴耳环酒秘密的女儿。伊拉塞玛已经点起了欢乐的火把。阿拉根心醉神迷地打坐在烟雾之中，一动不动。

每个出席者都要在他的脚下放一件献给神灵的礼物。人们有的带来一份美味的猎物肉，一个水粉团，也有的是一尾鲜美的方鳍鱼。老帕若眼皮不抬地收下献给他的这些礼物。

当众人坐在篝火周围的时候，这位图蓬的臣子打了个令大家肃静的手势，他把那个令人畏惧的名字连呼三

声：

“图蓬！……图蓬！……图蓬！……”神灵便附了他的体，他也浑身充满了神气。

回声，从山谷到山谷，一波一波传向远方。

伊拉塞玛端来满满一坛绿色的美酒。阿拉根把美梦和可以把塔巴热拉勇士们送上天堂的金木猴耳环酒发给每个战士。

这边，一位大猎手正梦见好大一群鹿和兔豚鼠向他迎面跑来，他的飞箭依次射穿它们的胸膛。他拼命地射杀，弄得疲惫不堪；还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地灶，烘烤出的猎物，纵有千把战士一年也吃不完。

那边，那位胸中燃烧着爱情之火的勇士梦见那些最漂亮的塔巴热拉姑娘，被爱情驱使，从父母的草房里跑出来，跟在他的后面，寸步不离。从来还没有哪个首领的吊床摇曳出他所享受到的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温馨和快愉。

英雄梦见的是激烈的战斗，恐怖的厮杀，他就是从这中间走出来的满载荣耀和声誉的胜利者。老人从满堂子孙身上得到了新生，像枯木逢春，又萌生出茁壮的幼芽、披上了繁茂似锦的鲜花一样。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各自生动而持续的幸福。多么希

望在这样的夜色中过它几个月啊。人们的嘴里在喃喃絮语，连动作也在说话。帕若听着，看着这一切，收尽人们心灵深处的秘密。

伊拉塞玛向各位首领献过图蓬的美酒之后，便走出神圣林。因为，礼仪是不允许她看到战士们睡觉和听到他们的梦呓的。

她径直向马丁等待着她的草房走去：

“拿起你的武器,白人勇士,是启程的时候了。”

“请带我到我兄弟波基那里去。”

圣女向谷地走去，基督教徒紧跟在她的后面。他们走到一座靠近水塘、杂草丛生的峭壁下。

“呼唤你的兄弟吧!”

马丁发出海鸥的叫声。堵在山洞入口处的石头被掀开，黑暗中出现了波基勇士的身影。

弟兄二人头贴着头，胸贴着胸，以示两个人只有一个头，一颗心。

“波基十分高兴，因为他又看到了被林中魔怪从他的眼下夺走的兄弟。”

“身边有像英勇的波基这样的战士是最幸福的；所有的人都会羡慕他的。”

看到皮蒂瓜拉人的友情使外国人如此幸福，伊拉塞

玛感叹不已。

“塔巴热拉战士们已经睡熟了，阿拉根的女儿来给两位外乡人带路。”

圣女在前面走，两位勇士跟在后边。当他们走到苍鹭掠过的空间时，皮蒂瓜拉首领不安起来，他凑近基督教徒的耳边，小声地说：

“让帕若的女儿回父亲的草房去吧。她拖迟了我们的脚步。”

马丁的身体颤抖了。但是，朋友充满友谊和谨慎的话深入到了他心灵。他走到伊拉塞玛身边，用发自肺腑的无限温柔的声音亲切抚慰这位依依不舍的圣女：

“植物的根在地下扎得越深，就越难拔掉。伊拉塞玛在送别的路上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你的客人心里扎下的一条根啊。”

“伊拉塞玛要陪你直到塔巴热拉土地的边缘，她回去才感到心安。”

马丁无以答对。他们继续往前走，夜也跟着他们一起走；星光慢慢显得黯淡，黎明的清凉，给森林带来了欢欣。清晨白如棉絮的外衣出现在天空。

波基看到森林，停下了脚步。马丁理解朋友的意思，于是，对伊拉塞玛说：

“你的客人已经走出了塔巴热拉人的土地。是你同他分别的时候了。”

十七

伊拉塞玛把手放在白人的胸前：

“塔巴热拉的女儿已经走出父母的土地，现在，她可以说了。”

“是什么秘密藏在你的心里,漂亮的腹地圣女？”

“伊拉塞玛已经离不开外国人了。”

“就这样结束吧，阿拉根的女儿。快回你老父亲的草房里去,他在等待你呢。”

“阿拉根已经没有女儿了。”

马丁以粗鲁而严肃的神态说：

“一个我们族的战士是绝不会让好客的草房郁郁寡欢的。让阿拉根去拥抱他的女儿吧，以免让他骂我这个外国人忘恩负义。”

圣女低下了头，手里摸弄着披散在脖颈上的乌黑的发辫；美丽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显出一幅羞惭的神情。即将开出娇艳的花朵，却苞含着芳怀的瑰丽仙人掌就是这样的。

“白人勇士，伊拉塞玛一定要陪伴你，因为，她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马丁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是夜间的妖魔扰乱了伊拉塞玛的心。”

“当图蓬抛弃他的处女的时候，白人壮士还在梦中。帕若的女儿背叛了金木猴耳环酒的秘密。”

基督教徒背过脸去，避开了阳光。

“上帝啊！……”他嘴唇颤抖着喊出了声。

两个人站在那里哑然相对，默无声响。

最后，波基说：

“塔巴热拉战士该醒了。”

像外国勇士一样，圣女的心对谨慎的提醒置若罔闻。太阳升上了地平线，它那端庄的目光从山岭撒遍森林。波基像一株被砍去上半截的大树干，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待着他的兄弟启程。

还是伊拉塞玛第一个开口说：

“走吧，当踏上皮蒂瓜拉人的海滩之前，你的生命还是有危险的。”

圣女像一只野兔穿行在树木之间，马丁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痛苦蹂躏着他的心；然而，美丽的塔巴热拉女子所经之处，留在轻风中的香波又在勇士的心里唤起

甜蜜的爱情。她的步履缓慢，但还是气喘吁吁。

波基沉思着。在他年轻小伙子的头脑里，大男子汉的思想根深蒂固。皮蒂瓜拉首领想，爱情像浓烈的腰果酒，喝得适量，可以使勇士精神焕发；暴饮过度，却会伤害英雄的胆量。他充分了解塔巴热拉人的脚步是何等迅速；他在等待为保卫朋友而献身的时刻。

当下晚的阴影使天暗下来的时候，基督教徒在森林中间停下了脚步。波基点燃起好客的篝火。圣女打开大嘴鸟羽毛镶边的白色棉线吊床，并把她拴在树上：

“ 伊拉塞玛的丈夫,你的床拴好了。”

阿拉根的女儿却像一只被忘恩负义的伴侣赶出栏舍的孤独的牝鹿，坐在远处的一棵大树下。皮蒂瓜拉勇士却消失在浓密的枝桠间。

马丁沉默，痛苦，像被风掳去了攀附在身的美丽藤蔓的树干一样。拂面而过的轻风带去一声轻轻的呼唤：

“ 伊拉塞玛 !”

这是伴侣的轻声呼唤；兴奋得毛发竖立的牝鹿终于有了一个甜蜜的归宿。

森林散发着怡人的芬芳；和谐的簌簌声轻轻作响；心灵的絮语飘散在野外柔情的沙沙声中。这是爱情的欢聚，是婚礼的颂歌。

晨曦透进了茂密的森林。波基严厉而响亮的声音在树木的飒飒声中响起来：

“塔巴热拉人进森林来了!”

伊拉塞玛从揽抱着她的怀中和紧吻着她的唇间猛然挣脱出来，像一只敏捷的黄腿鹎，从吊床上跳下来，操起丈夫的武器，并拉他钻进密林。

他们走过一个空间，又一个空间，谨慎的波基不时地把耳朵伏在地上，倾听着远处传来的声音；他的头沉重地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像盘旋在峭壁之巅的乌云，迎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吹拂而反复飘动一样。

“波基勇士的耳朵在听什么?”

“在倾听塔巴热拉人的迅速的脚步声。他们像闯进森林的貘也似的冲来了。”

“皮蒂瓜拉勇士是飞翔在大地上空的鸸鹋，我们像它的翅膀，紧跟不舍。”伊拉塞玛说。

首领的头又摇摆起来：

“当大海的勇士还在熟睡的时候,敌人已经向我们追来了。先头出发的已经走出很远了，每个人都带着弓箭。”

羞涩啮噬着马丁的心：

“快跑，波基首领，把伊拉塞玛救出去。该死的只

有不听兄弟劝告和妻子要求的恶棍。”

马丁脚步惊恐得有点儿乱：

“刚才说的不是一个大海战士内心的话。波基和他的兄弟只有一条命。”

伊拉塞玛没有讲话。她噗哧一声笑了。

十八

塔巴热拉人的脚步声震得森林都在颤。

大首领伊拉蓬第一个消失在林间。他的燃烧的目光看到白人躺在血泊之中；他像猛虎凶残吼叫着撕破了白人的胸膛。

塔巴热拉族首领和他的一伙人，像这莫戈雷佩海湾里奔腾的波涛，迅疾地向逃逸的人们扑来。

忽然，传来猎狗的叫声。

马丁的朋友高兴地叫了起来：

“波基的狗领着全村的战士救你来了。”

皮蒂瓜拉人嘶哑的喇叭声响彻整个森林。海边主人，热卡乌纳① 大首领，带领他的精兵强将从苍鹭河

①这个名字是一种高大的树木黑榲木的简称。

畔来到这里。

皮蒂瓜拉人领略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他们射来的箭，犹如豪猪身上的刺儿一样多，一样密。接着，一阵喧嚣之下，他们冲了上来，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

热卡乌纳和伊拉蓬交了手。激烈的搏斗已经进行了十多个回合，但两位首领的余勇犹劲。当两条大头棒激烈相搏时，整个战斗战栗得像一个内脏都在颤抖的人。

报仇雪恨的下意识引导着伊拉塞玛的哥哥径直向外国人——这个在好客的草房里拉走了阿拉根的女儿的家伙——冲过来；妹妹的目光更激起他满腔的怒火，卡乌比愤怒地向敌人打了过来。

伊拉塞玛靠在丈夫身边，远远地看着卡乌比说：

“伊拉塞玛的老公，请听从你奴仆的恳求，不要伤害阿拉根的儿子。如果卡乌比注定要死，让他死在我的手里，而不要死在你的手里。”

马丁以一种恐怖的目光瞅着处女的脸庞：

“伊拉塞玛要杀你哥哥？”

“伊拉塞玛宁愿让他的血沾了我的手，而不要沾了你的手；因为伊拉塞玛的眼睛天天看着的是你，而不是她自己。”

两个人拼搏了起来。卡乌比愤怒地拚命进攻，而基

督教徒却仅限于防守；而妻子搭在弓上的箭，拨开了敌人的棒击，保护了丈夫的生命。

波基已经撂倒了老安迪拉，谁晓得他勇敢的大头棒已经撂倒了多少战士。马丁把阿拉根的儿子丢给他，自己奔向伊拉蓬：

“热卡乌纳是伟大的首领，他的战争项链可以绕胸三圈①。这个塔巴热拉歹徒交给白人战士了。”

“雪恨是战士的荣耀，热卡乌纳尊重波基的好友。”

皮蒂瓜拉大首领收住了大棒。伊拉蓬和马丁激烈地搏斗在一起。基督教徒的剑猛击在野人的狼牙棒上，戛然断作两截。塔巴热拉首领向着手无寸铁的对手的胸部打来。

伊拉塞玛发出响尾蛇般的尖声呼啸，飞身向愤怒的塔巴热拉人冲去。只见塔巴热拉勇士的那根凶狠的武器，在他强有力的手里颤抖了一下，和右臂一起瘫软无力地垂落了下来。

刹那间，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热卡乌纳和波基率领的皮蒂瓜拉战士们席卷整个森林。塔巴热拉人一拥而

①战争项链，这是野蛮人用被打败的敌人的牙齿做的项链，是勇敢的标志和胜利的纪念。

上，把他们的首领从阿拉根的女儿的仇恨下抢救出来，逃走了。处女的这种仇恨要置伊拉蓬于死地，就像鹦鹉扒开椰子，啄食椰肉一样容易。

伊拉塞玛两眼环视森林，看到同胞们的尸体躺了一地；远处，是在尘土飞扬中逃跑的塔巴热拉人群。那种羞耻使她的脸发烧，而自尊心流淌的血和这染红大地的血却是一脉流动的血。

悲恸的泪水流遍了她美丽的面庞。

马丁慢慢走开，以免在伊拉塞玛的痛苦上再加一层羞愧。

十九

波基追赶敌人回来，看到白人勇士得救，眼里充满欢乐的光芒。

忠实的猎狗紧跟在他的后面，舌头还在舔着刚刚撕吃塔巴热拉人尸体时鼻间茸毛上留下的血渍；主人满意地抚摩着它，夸奖着它的勇敢和干练。是它那样机灵地把热卡乌纳的战士们带到这儿来救了马丁的。

“森林中的魔怪还可能再次把白人勇士同他的皮蒂瓜拉兄弟分开。今后，就让这条狗跟着你吧，即使远分

两地，波基也能随时听从你的召唤呐。”

“然而,狗可是你的忠实朋友和伙伴啊。”

“对于波基来说，更亲密的朋友和伙伴是他的兄弟，为兄所用，胜于为己所用。它的名字叫‘佳匹’[①]。在我们远离两地时，它将是我们的从一地去另一地的飞毛腿。”

热卡乌纳发出了回村的信号。

皮蒂瓜拉战士们向欢乐的苍鹭河畔进发：那里，有谷地主人的大村庄。

太阳落下去，又重新升上了天空。战士们越过了植物短似水豚毛的无树山岭，图蓬的臣民称之为“剪毛山”的地方，来到了山断腹地开的原野。

波基带领基督教徒来到大树王——繁茂的热托巴[②]生长的地方，它在山顶的万树之前，每当阵风吹过，巨大的树顶像似在清扫苍穹。

“你的兄弟就诞生在这里。”皮蒂瓜拉人说。

马丁把胸膛紧紧贴在这棵大树朋友的身上。

“你目睹我兄弟波基诞生的热托巴大树王啊，外国

①“佳匹”是“我们的脚”的意思。

②热托巴，是一种大树。这里所说的该树所在地现在是维拉韦索扎镇所在地。据说这里是卡马冷出生的地方。

人来拥抱你。”

“ 波基勇士的大树啊，在他的兄弟抛弃他的时候，霹雳就劈了你。”

接着，首领说：

“ 当热卡乌纳还不是战士的时候，最大的首领热托巴已经带领皮蒂瓜拉人在这一带取得胜利了。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率领人们上了山。来到这里，他下令修建村庄，在这靠近敌人的地方，又取得了一次次新的胜利。看着他来到这儿的月亮照耀着他的妻子萨怡给他生下又一个男子汉的床。月亮从大树的枝叶间透过，照耀着这位坚强的勇士唇间的微笑，从此，他也取得了自己的名字和兴旺。”

伊拉塞玛走过来。

在沙中啄食海贝的红地鸠，当伴侣离开的时候，它便咕咕地叫着，不安地逐枝寻找，以期得到亲爱者的回答。大森林的女儿就是这样沿着山坡徘徊游荡，嘴里哼着朴素而亲切的歌。

马丁用脸上的心灵迎接她，他心里怀着妻子，装着勇敢的朋友，回到了皮蒂瓜拉人中间。

二十

月亮在慢慢变圆。

马丁和伊拉塞玛在卡姆辛和阿卡拉库河畔的皮蒂瓜拉人的土地上住下来。两个异乡人在热卡乌纳宽敞的草房里拴起了吊床。英勇的大首领对白人勇士住在他的房屋里感到十分高兴。

波基离开自己的房子，搬到哥哥的房子里来陪伴战斗的兄弟，享受大海勇士心里充满友谊的时刻。

阴影从地面上消失了，但马丁看到，从激战之日起，它从没有从妻子的脸上消失过。

“痛苦一直占据着伊拉塞玛的心!”

“妻子的欢乐只来自你，当你的眼睛离开她的时候，泪水就充满了她的眼睛。”

“塔巴热拉族女儿,你为什么哭泣?”

“这里是她的人民的敌人皮蒂瓜拉人的村庄。伊拉塞玛的眼睛很早就看到过她的兄长们的头颅被皮蒂瓜拉人挂在木桩上示众；她的耳朵早已经听厌了塔巴热拉人悼念阵亡者的挽歌；她的手曾经抚摩过那些沾满着父老鲜血的武器。”

妻子的两手搭在丈夫的双肩上，身子贴在他的怀里。

“伊拉塞玛为了她的先生和勇士在忍受着一切。番荔枝是甜美的，但当它被损伤后，却变得酸涩。你的妻子希望她的爱使你的心充满甜蜜。”

“让平静回到塔巴热拉女儿的心中吧，她将马上离开她人民的敌人的村庄。”

基督教徒向热卡乌纳的草房走去。大首领看到客人到来十分高兴；但是，这种高兴很快从他的脸上消失了。马丁说：

“大首领,白人战士要从你的草房离去了。”

“在热卡乌纳的村子里，对你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吗？”

“没有任何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在这里很幸福；但是，心声召唤他到另一片土地上去。”

“那我只好放行了。希望你带足路上所需要的一切。愿图蓬保佑你健康兴旺，希望你再次到热卡乌纳的家里来，以便他为你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波基来了。当得知大海的战士要走时，他说：

“你的兄弟陪你同往。”

“波基的战士需要他的首领啊。”

“如果你不想让他们和波基一起去，热卡乌纳将率领他们走向胜利。”

“那波基的家将要空无人顾,痛苦寂寞了。”

“痛苦寂寞的是远离你的你兄弟的心。”

大海的战士离开苍鹭河畔，向着落日方向的土地走去。妻子和朋友相伴同行。

越过土质肥沃的山岭，那里无限丰富的水果，滋生出大量的苍蝇，故得名“苍蝇之家”。

他们穿过苍鹭河流域的原野，远远望见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峻的山岭。天色渐渐晚下来。一团乌云从大海的方向飞来：那是一群在海边觅食、夜来回巢的兀鹰。

这些行路之人，就在这兀鹰之乡，拴床露宿。

第二天，他们来到发源于山涧，形似长蛇，逶迤而下，直到平原的大河岸边。它曲折、盘陀，每一步都迷惑着沿弯曲小路行进的远方来客。因此，它被称为“迷津河”。

沿着清凉宜人的河岸走去，第二天，马丁看到了绿色的海洋和洁白的沙滩。在那里，喃喃自语的波涛，时而悲伤地呜咽，时而愤怒地咆哮，掀起澎湃的浪花。

白人壮士的眼睛巡视着辽阔无际海面，胸中不禁泛起思念之情。大海在吻着出生的摇篮、波腾热河的白色

沙滩，在那里，他看到了美洲之光。

马丁纵身跳进波浪之间，想让自己的身躯沐浴在故乡的水里，犹如让灵魂沉浸在对故乡的怀念之中。

伊拉塞玛感到心灵在对着她哭泣，但是，当她的人对着她微笑时，她的心便又感到由衷的欣慰。

波基站在这蒙达乌海湾的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鱼叉刺中了一条正在湾里漫游的鲜美的卡莫罗宾鱼。他已经支起铁架，在准备午餐了。

二十一

太阳开始偏西了。

他们来到盛产美味的脂鲤鱼的河口；它的岸边居住着伟大的皮蒂瓜拉族渔民部落。

他们盛情地招待两位异乡人——这是他们的宗教信条，并以对强悍的皮蒂瓜拉族的伟大首领热卡乌纳的弟弟和对一个大勇士应有的尊敬接待了波基。

为了减轻远途跋涉者的疲劳，并为他们送行，部落长把波基、马丁和伊拉塞玛请上木船，乘风扬帆，沿岸把他们送出了一段很远的路程。

渔民们跟着部落长在船上用口哨吹起洪亮的思念之

歌，并模仿似风呜咽的角雕的低鸣。

在皮罗夸拉河口外，还有一个山口，通往生活在那里的猎人部落，他们占据着密林覆盖的绥白河[①] 两岸，那里也是盛产赤鹿、兔豚鼠和美味的肉垂风冠雉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居民给它取名作“狩猎之国”。

猎人首领贾瓜拉苏家的草房在傍海之河发源的湖畔。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在他们从渔民那里接受下来的房子里。

这些远途跋涉者离开绥白河之后，穿过两岸野猪成群的台巴河，望见了远处奔流的寇伊裴河，那是著名的优质腰果酒的产地。

又过了一天，他们看到了一条美丽的漂流在海上的河，活像在青石板上挖的一带长长的大盆。

远处的地平线上骤然冒出一座白得像大海的浪花一样的高大沙丘，它的顶部宛如一只在那里等待暴风雨从海上袭来的兀鹰的秃头。

“波基认识那座大沙丘吗？”基督教徒问道。

“波基熟悉皮蒂瓜拉人生活的所有土地，从组成海

① 绥白，是狩猎之国的意思。今天所说的绥白河和绥白市属于福塔莱扎教区，是该市的边缘地区。

洋一臂的大河[1] 两岸，到斑豹居住的河畔。他曾经站在那座‘悦人沙丘’之巅，从那里，观望白人战士们的奔驰在海洋上的大帆船和你们在麦阿林河一带的敌人。”

“为什么你把大沙丘叫做‘悦人沙丘’呢？”

“海上的渔民远离陆地和他们儿孙熟睡的草房，整天驾船奔波在海鸥飞翔的大海上，十分痛苦。当他们回来第一眼看到大沙丘时，欢乐便回到了他们的心里。因此人们说，这是一座使人快乐的沙丘。”

“渔民们说得好，你的兄弟看到这沙丘时，也感到和他们一样快乐。”

马丁和波基一起登上“悦人沙丘”的顶点。伊拉塞玛的眼睛紧跟着丈夫，她慢腾腾地走着，像在美丽的海湾周围召唤大地去迎接大海的水雉。

她边走边采集着为两个勇士解渴的甜腰果，也捡着漂亮的贝壳做成点缀自己脖颈的项链。

三天后，三位行人登上了“悦人沙丘”的顶点。然后，马丁继续迈步向远处走去。妻子和朋友回到了水漫两岸和由泥泞遍地的红树林覆盖的河口。海水从这里进来，形成一个晶莹澄彻的小湾，酷似一个在青石上挖的

①组成海洋一臂的河，指巴纳伊巴河，在标夷州境内。

印第安人墓穴。

基督教徒走遍这一带的海岸，开始陷入深思。直到来这儿之前，他都是在做着毫无目的地的随意的漫游；除了想远离皮蒂瓜拉人的村庄，以解伊拉塞玛心中的痛苦之外，别无意图。基督教徒根据经验，知道人行路可以减少思念，因为，当身体走路时，灵魂在困睡。现在，他却坐在海边沉思起来。

波基走过来说：

“白人勇士在思考，兄弟的心怀在敞开着，愿倾听你所想的一切。”

“你的兄弟在想，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我们民族的村庄，比在热瓜雷贝河畔要好。来自远方的大船，可以在这一带水面避海上风浪。从这里，他们又可以出战麦阿林一带，去消灭你们的敌人塔巴热拉人的盟友，野蛮的白人敌人。”①

皮蒂瓜拉首领思考了片刻，回答：

“你去召集你的战士吧。波基将在他兄弟的城旁建立他的村寨。”

① “塔普伊亚白人，是皮蒂瓜拉人给法国人取的名称，以此把他们同图皮南巴人区别开来。

伊拉塞玛走过来。基督教徒打了个让皮蒂瓜拉首领不要讲话的手势。

“当伊拉塞玛到来时，丈夫就低头不语了。莫不是要她走开？’

“你的丈夫是想让你走得更近些，以便能使他的声音和他的目光更能深入你的心灵。”

漂亮的野蛮人化作一团微笑，笑得像花儿要结成果实一样。她走过去，趴在丈夫的肩上。

“伊拉塞玛在听你讲呐。”

“这片原野是欢乐的，如果伊拉塞玛居住在这里，定然会变得更欢乐。你看如何？”

“只要和她的勇士和老公在一起，妻子的心就永远是欢乐的。”

沿着河岸走了一段，基督教徒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宅基。波基伐倒了一些蜡棕榈树，用树干作梁柱；阿拉根的女儿把棕榈扇结起来作屋顶和墙皮；马丁挖土埋柱，固壁成房；并且还做了竹条编制的房门。

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夫妻二人已经在自己的新房子里拴床就寝了；而朋友则住在面向旭日的偏房里。

二十二

波基在向朋友祝贺之后，告诉他说：

“在热卡乌纳和波基的父亲，英勇的热托巴勇士指挥所有皮蒂瓜拉人之前，民族的伟大指挥棒在热托巴的父亲、总首领巴图伊勒傣的手中。是他从海滩一直来到豹子河，把塔巴热拉人赶进内地，为各部落划定了地盘；然后，他深入腹地，一直到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山。

“他的志寿星① 可真叫多，当他的棺材盛不下记录其高龄的栗子时，他的腰弯了，臂膀硬得像不能弯曲的乌薜蜡登木，眼中的光也黯淡了。

“这时，他把热托巴勇士叫到跟前，对他说：‘孩子，拿起皮蒂瓜拉民族的指挥棒吧，图蓬不想再让巴图伊勒傣用它来进行战斗了。因为，它已经带走了他身上的气力、臂膀的灵活和眼中的光。但是，图蓬是慈善的，它给他一个像热托巴勇士这样的好儿子。

①印第安人用以计算东方群星升起的年代；也习惯在每年腰果成熟的季节，收藏一枚腰果来计算自己的年龄。

“热托巴拿起皮蒂瓜拉人的指挥棒。巴图伊勒傣拿起他的老人拐杖，走了。他穿过了辽阔的腹地，一直来到万物繁茂、天降之水奔流的原野。当老勇士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河流的岸边，他眼中的翳障使他再看不到树上的果子、空中的飞鸟时，他痛苦地对天叫道：‘啊！我从前的时光哪里去了！’

“所有听到他呼叫的人，都为这位伟大的首领的衰老流下痛苦的泪水；从此，当人们经过这里的时候，都重复他的这句话。由此，这条河和这片土地被称为格舍拉莫滨①。

“巴图伊勒傣沿着苍鹭河之路走来，直到你看到的远处那座山，他是那里的第一位居民。在山顶上，老勇士建起了与鹞鹰巢穴比高低的草房，用和天神交谈来充满他余生的时光。他的儿子早已经长眠于地下，而他在上个月还在草房门口沉思，等待着带给他长眠的黑夜呢。从前，所有的皮蒂瓜拉首领，在被战争的声音惊醒的时候，都来向他求教克敌制胜的办法，因为，其他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熟谙战争的。因而，后来各个部落的

①格舍拉莫滨，据马尔逊乌斯博士对这一充满想念的呼喊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啊！我的从前的时代啊。

人都不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马兰卦博’，即智勇善战的伟人。

“波基首领想上山去看他伟大的祖父，但在天黑之前，他必须回到兄弟的草房。你有什么不同想法吗？”

“白人战士陪你一起去拥抱兄弟的祖父，皮蒂瓜拉人的伟大首领，并告诉老人家，他在儿子的儿子身上得到了新生。”

马丁把伊拉塞玛叫过来；两个人跟在皮蒂瓜拉人后面，向横亘在天底的马兰卦博山走去。他们沿着河岸一直来到碧拉波拉溪与之汇合的地方。

老勇士的草房坐落在鱼跃碧水、浪花飞溅的美丽瀑布旁。那里的水清凉宜人，宛如炎热时刻，穿过椰林枝叶的海上清风。

巴图伊勒傣坐在瀑布旁的一块石板上，犹如一只在湖边打瞌睡的裸颈鹳。炎热的阳光照射在他那像茜草一样布满皱纹、歇了顶的头上。

“波基带着他的白人兄弟，到热托巴的父亲、伟大的马兰卦博草房，来看望各族居民最伟大的勇士来了。”

老人半提起沉重的眼睑，用那黯淡的目光看了看孙子和外国人。然后，胸部吃力地喘息着、嘴里喃喃地说：

“图蓬让我这双老眼在闭上之前，看到白鹞鹰和鹬在一起。’①

这位真正的人把头低在胸前，不再讲话，也不再动了。

波基和马丁以为他是睡着了，便恭敬地走开，以不打扰这位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建立了如此巨大功业的人休息。在附近瀑布下洗浴完毕的伊拉塞玛用白薯叶托着一个纯蜂蜜巢，向他们迎面走来。

朋友们走遍鲜花遍布的山坡，直到山的阴影笼罩了整个谷地的时候，他们才回到马兰卦博老人居住的地方。

老人家仍然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儿，头低在胸前，膝盖抵着前额。蚂蚁爬遍了他的全身，鹦鹉在周围盘旋了片刻，落在他的秃顶上。

波基把手放在老人的头上，断定他确实是死去了；老勇士老死了。这时，皮蒂瓜拉首领唱起了挽歌；他们进屋抬出盛满了腰果仁的棺材。马丁数过腰果的数目，是五只手的五倍。

①巴图伊勒傣称呼白人战士为白鹞鹰，同时，称呼孙子为鹬。在这里，他预言他的种族定将被白人种族消灭。

伊拉塞玛在森林里采集来楝树果为老人净了身，孙子钦敬的双手为祖父合上了棺盖。将老人的棺木悬吊在屋顶上。

波基在草房门口种上了荨麻，以防野兽来这被遗弃的小屋逞凶。他痛苦地告别了祖父的住所，和朋友一起回到了海边。

昔日草房所在的山岭后来取名为马兰卦博山；这样命名，是因为熟谙战争的伟人长眠在那里。

二十三

伊拉塞玛离开伊普大地已经四个月；她住进丈夫在海边的草房也已三个多月了。

快乐充溢着她的心灵。这位腹地的女儿像离开父母的旧巢，在花季开始的国度里筑起自己新巢的燕子一样幸福。伊拉塞玛在那海边找到了爱情的安乐窝，她心灵上的新故乡。

她像飞舞在百合欢花间的蜂鸟，走遍令人愉快的田野。晨曦照见她含笑伏身在丈夫的肩头，微笑着，宛如攀附在繁茂树干上的藤蔓，每天清晨都给它戴上一顶新的花冠。

马丁和波基一起出去打猎的时候，女郎离开了他，但盼望见到他的感情更炽烈。

在附近绿色的田野上，有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湖，野女经常迈着轻盈的步子到那里去漫步。晨浴的时候到了，她跳进水里，和白鹭、红水雉一起畅游。

到过那一带的皮蒂瓜拉男子们都把那小湖叫做葆兰加葩[①]，即美人湖，因为，图蓬族最美丽的女子伊拉塞玛经常在那里沐浴。

从那时起，母亲们都从远方来这里，让自己的女儿浸泡在美人湖水里，因为她们认为这个湖的水能使少女变得美丽，好为勇士所钟爱。

伊拉塞玛洗浴之后，漫步走到若雷拉芜[②],即水雉溪的源头，马兰卦博山麓，那里，在清凉而茂密的枝叶间生长着全国最甜美的水果，野女用这种水果做成各种各样的甜食。然后，悠然荡动在西番莲树枝头，等待着马丁打猎归来。

还有一些时候，使她感兴趣的不是水雉溪，而是溪

①葆兰加葩，是美人的意思。该湖在距城市五公里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这里叫阿隆舍斯。在它的岸边是衰败的同名村镇。

②若雷拉芜，水雉溪。这个地方至今以产优质水果而著称，尤其以漂亮的若雷拉芜橘著名。

对岸的萨碧兰伽湖[①]，正如当地的帕若讲的那样，这个湖的水会使人的眼睛红肿。附近，有一片茂盛的棕榈林，它在森林空地的中间，形成了一个优美的棕榈巨岛。

伊拉塞玛最喜欢轻风吹拂的穆雷蒂亚浦阿椰林，在那里，她剥开红色的椰子，掺上蜂蜜做成清凉的饮料，盛在罐里。在闷热的日子取出来，是解渴宜人的绝美饮料。

一天早晨，波基带领马丁出去打猎。他们向屹立于马兰卦博山另一边的一座姊妹山走去。那高崇的山顶呈一钩形，酷似一个鹦鹉嘴，因此，人们叫它“鹦嘴山”。他们逆着顺坡流入谷地的瓜伊乌巴河岸向上爬，一直到达兔豚鼠遍地的一条小河。

当猎手们从兔豚鼠栖息地下到林间空地时，太阳已经等在鹦嘴山顶了。他们远远看到伊拉塞玛早在她的美人湖边等他们了。她迈着象水边漫步的白鹭一样高傲的步子向他们走来：衬衫上系着象征子嗣满堂的木薯花腰带，脖颈间挂着木薯花项链，那兀然隆起、引人注目的乳房也装饰得更为美丽动人。

①萨碧兰伽湖，该湖在距离首都近十公里的新阿拉伽迪骚，萨碧兰伽在印第安语中，是红眼的意思。这个词在北方通常用作眼炎的意思。

她拉起丈夫的手，把它放到自己的怀里：

“你的血已经流动在伊拉塞玛的乳房里了。她就要做你儿子的妈妈了。”

“儿子,你说你有了儿子了?”基督教徒喜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他跪下去，两臂抱着妻子，吻着她那丰腴的乳房。

当他站起来时，波基说：

“青年人的幸福是妻子和朋友，前者给他以快乐，后者给他以力量。没有妻子的男子汉，就像既无叶也无花的树木：永远结不出果实来。没有朋友的男子汉，好像田野上任凭风雨蹂躏的孤木：它的果实永远不会成熟。男子汉的幸福是生子育后，孩子出自他，又是他的骄傲；每个出自他的血脉的战士都是一条把他的名字送入云霄的雪松树顶的枝桠。图蓬喜欢那些有一个妻子、一个朋友和子嗣满堂的男子汉；这样的人，除了光荣的死之外,别无他求了。”

马丁将自己的胸膛贴在波基的胸膛上：

“丈夫的心和朋友的心都被你讲透了。海边的主人，皮蒂瓜拉首领，白人战士确实是幸福的，他的幸福产生于香子兰散发着浓郁芳香的棕榈大地，产生于你们这个面如太阳之色的民族的血液。白人战士除了他儿子的、

也是他心灵的祖国之外，再没有第二个祖国了。”

当天，破晓时分，波基出门去采集可当艳丽的红色颜料用的科拉茹芦果和可以提取光泽悦人的黑色颜料的黄花木树皮。路上，他那百发百中的箭法，射中了一只屏飞在空中的大雁。他拔下雁翼上长长的翎，爬上悦人沙丘，吹起了战争号子。海上吹来的疾风把沙哑的号声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特拉伊雷渔民的喇叭和绥白猎人的号子，立即从四面八方响起回答的声音。

马丁在河里晨浴后，迎着晨风和阳光在散步，以晾干满身的水珠。身边走着伊拉塞玛，她捡了许多海水冲上岸来的黄色琥珀[①]。每天晚上，妻子都要用香料搽身和熏制那白色的吊床，以便让丈夫在她的身上享受到欢乐的爱情。

波基从外面回到了马丁的家。

二十四

图蓬子孙的习俗是所有战士的身上都要涂上民族的

① 琥珀，塞阿拉海边在这个时候有许多琥珀被海水冲上岸，印第安人把它叫鱼粪。

颜色。

先是在战士身上涂画类似浣熊毛一样的黑色线条，由此而产生了这种画的艺术名称；然后，再涂以各种其他的颜色。许多人还习惯画上标志着自己功绩的图案。

外国人既然已经选择了妻子和朋友的国度为祖国，也就应该履行这种仪式，以便成为图蓬子孙的一名红色战士。出于这种想法，波基一早便出去准备各种必要的东西。

这位首领用羽毛刷蘸着伊拉塞玛调好了的颜料，在马丁的身上画出红色和黑色的美化伟大的皮蒂瓜拉民族的图案。然后，在前额上画了一支箭，说：

“就像利箭穿透坚硬的树干一样，勇士的目光能够深入人们的灵魂。”

在胳膊上画了一只鹞鹰：

“就像鹞鹰从云中飞降一样迅疾，勇士的铁臂落在敌人的头上。”

在左脚上画了一条椰子树的根：

“就像小小的树根把高大的椰子树牢牢地固定在地上一样，勇士矫健的双脚有力地支撑着他魁梧的身躯。”

在右脚上画了一扇翅膀：

“就像雄鹰的翅膀掠过空间一样，勇士的步履迅疾

无双。”

伊拉塞玛操起羽毛刷，在椰树的叶子上，画了一只蜜蜂；她爽朗地笑着说：

“就像蜜蜂在蓝花楹木树黑色的心脏里酿造的蜂蜜一样，甜蜜永远留在最勇敢的战士心里。”

马丁张开两臂和双唇来拥抱妻子和她的心灵。

“我的兄长是皮蒂瓜拉族的伟大战士，他应该有一个他的民族语言的名字。”

“你兄长的名字就在他身上，在你的手触及的地方。”

“科阿蒂亚博！”① 伊拉塞玛大声说。

“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是如画的人，妻子和朋友的人。”

波基把勇士的高尚武器——弓箭和大头棒交给自己的兄长。伊拉塞玛早就为他编制好了显赫的首领们用的服饰——羽冠和羽裙。

阿拉根的女儿回草房端来节日盛宴般的美餐，以及茜草果酒和木薯酒。两位勇士开怀痛饮并交相跳起欢乐

①科阿蒂亚博，历史上谈到马丁·索阿雷斯·莫莱诺生活在印第安人中时被画身的事。

的舞蹈。大家围在欢乐的篝火旁，欢聚自始至终响着两位战士的嘹亮歌声。

波基唱道：

“科阿蒂亚博和波基的友谊深厚，犹如一条蛇身上的两个头。”

伊拉塞玛也凑上来和道：

“伊拉塞玛将和丈夫永远在一起，就像到死不离岩石的牡蛎。”

两位战士一起唱道：

“就像森林中的李叶豆树，战士科阿蒂亚博永远同兄弟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它的枝杈拥抱着乌薜蜡登树的枝桠，它的浓荫保护着湿润的草地。”

欢乐的篝火一直燃烧到凌晨，战士们的欢聚伴着篝火通宵达旦。

二十五

在玉米生长、成熟的整个季节里，欢乐一直充溢着草房。

一天清晨，基督教徒沿海边走着。他的心感到有些倦怠。

蜂鸟饱尝了甜蜜和芬芳之后，便沉睡在它的嫩羽绒绒的白色巢穴里，直到来年花月再顾的时候。像蜂鸟一样，勇士的心灵饱尝了幸福，也同样需要睡眠和休憩。

在朋友陪同下的遍山涉猎和游览，等待他回来的娇妻的爱抚和草房中的甜蜜的聚会① 都已经不能再唤起他往昔的激动。他的心灵在困睡。

当看到伊拉塞玛在海滩玩耍时，他的眼睛从她身上避开，转去眺望浩瀚的海洋。

看到一些白色的翅膀在蓝色的旷野上飞翔，基督教徒认出那只多帆船像是他的同胞们制造的。对祖国的怀念顿时抓住了他的心。

太阳已经升上高空了；战士坐在沙滩上，眼睛痴痴地盯着远去的白帆。妻子唤他回屋里去，他好像根本就没听见；她把自己的娇态秀姿和那些最好的水果献在他的眼前，他好像根本没看见。帆船在海平面上消失之前，勇士一动未动。

波基从山上回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外出。当看到他闷闷不乐地呆在那里时，他没有惊动他。他想让兄长的心情平静一下。马丁看到兄弟来了，迎上前去：

①这是印第安人夜间在大草房里举行的一种聚会，大家在一起聊天。

“有一只白人敌人的巨大帆船在海上经过。你兄弟亲眼所见，它向麦阿林方向开去了，他们是你们族，也是我们族的敌人——图皮南巴人的盟友。”

“波基有千弓万箭，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将和他的战士们一起陪你到麦阿林岸边去，消灭那里的野蛮敌人及其朋友，背信弃义的图皮南巴人。”

“到时候，你的兄弟会告诉你。”

两个人一同走进了伊拉塞玛的房间。这一天，妻子唇间的温柔歌声哑然消失了。她在叹息着编织比结婚用的吊床更宽更厚的母亲床。

波基见她如此忙碌，便说：

“歌鸫欢唱，爱情之时，默然无语，造巢为子：现在正是工作的时候呀。”

“我的同胞的讲话，像青蛙预告雨的来临，但是，筑巢的歌鸫却不晓得她能否睡在里面。”

伊拉塞玛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她的目光在寻找着丈夫。马丁在沉思着。伊拉塞玛的话掠过他的耳边，像清风掠过岩石光滑的表面，既无音响，也无回声。

太阳照耀在海滩上，沙砾反射着它炽热的光；但是，无论是来自天上的光，还是地上反射的光都没能驱散基督教徒心灵上的阴影。晚霞越来越多地照在他的头

上。

受热卡乌纳派遣，一名来自苍鹭河畔的战士寻找他的兄弟波基。他沿着他们来时的踪迹找到特拉伊里，那里的渔民把他领到这草房里来。

波基正一个人在凉台上，他站起来，低着头，恭敬而严肃地倾听着信使传达长兄对他的命令：

“住在麦阿林河畔的野蛮敌人，已经穿过森林到达伊比亚帕巴附近，并在那里同伊拉蓬结成联盟，来攻打我们皮蒂瓜拉族。他们从山岭下到苍鹭河畔，那里有你率领建起的许多战士的村庄。热卡乌纳召唤你保卫我们祖宗的田园：你的人民需要它的伟大的战将。”

“速回阿卡拉库河畔去，不踏进热卡乌纳的草房不得停脚。回去告诉大首领：你的弟弟立即就到他的战士的村寨去。不准撒谎。”

送信的人回去了。

波基披戴好武器，沿着科阿蒂亚博的足迹向谷地走去。走了很远，才碰到他在阿戈拉斯河畔的甘蔗田边散步。

“野蛮白人已经到了伊比亚帕巴，帮助塔巴热拉人去攻打热卡乌纳了。你的兄弟急需去保卫他的儿女们的土地和他父亲的长眠的村寨。他会迅速战胜敌人，并很

快回到你的身旁。”

“你的兄弟陪你同住。在战争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分开两个战友的。”

“你真像海洋一样伟大,天空一样美好。”

两个人相互拥抱，向着旭日升起的方向走去。

二十六

两个人走着走着，走到一个位于高地上的湖边。

基督教徒突然停下脚来，回头望着大海：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涌上面颊。

“兄长,”首领说“是你的脚在爱情的土地上生了根吧；请你留下来，波基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的兄弟陪你一起去,”马丁说“他的话就像他弓上的箭，一旦飞出，定要中目标。”

“你是想让伊拉塞玛伴随你去阿卡拉库河畔吗？”

“我们去打她的同胞。住在皮蒂瓜拉人的村寨对她来说是再痛苦不过的事了。塔巴热拉人的女儿应该留下来。”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塔巴热拉人的女儿一定十分痛苦，可能等不到你

的兄弟回来，她就离家而去了，这是他为之不安的地方。出发之前，他想去安慰一下妻子的心。”

波基想：

“妻子的眼泪会软化战士的心，就像早晨的露水会润湿大地一样。”

“我的兄弟大智过人。我看，丈夫以不见伊拉塞玛就出发为宜。”

基督教徒动身继续向前走，波基让他等一等。他从伊拉塞玛用红色和黑色羽毛亲手缀饰并亲手挂在丈夫肩上的箭囊里抽出一支箭。

皮蒂瓜拉首领拉满了弓，快箭刺穿一只正在湖边爬行的螃蟹，箭深入到了因羽毛阻挡不能再深的地步。

勇士把带着穿透猎物的箭插在地上，转身对科阿蒂亚博说：

“现在可以走了。当伊拉塞玛跟踪找来的时候，走到这里，看到你的箭，她定会顺从你的意志的。”

马丁微笑着，又伸手砍下一支西番莲——怀念之花，并把它也捆在箭柄上，然后，跟着波基出发了。

两个人很快便消失在树丛间。太阳晒干了他们在湖边的脚印。坐立不安的伊拉塞玛走进谷地，沿着丈夫的脚印一直来到高地。当她到达湖边时，那优美的身影给

田野穿上俏丽的新装。

她一眼就看到了插在地上的丈夫的箭、被刺穿的螃蟹和花儿的折枝，悲痛顿时充满了她的心。

“他是要让伊拉塞玛像螃蟹那样往回走；像西番莲保存它的鲜花常年不衰那样，珍藏着对他的怀念，直到死去。”

塔巴热拉的女儿身子不转地向后慢慢地退着，眼睛紧紧地盯着丈夫的箭；然后，回到了自己的草房。她坐在门槛上，头抵在膝盖上，直到瞌睡把心中的痛苦平息。

天刚刚破晓，伊拉塞玛便起身快步来到湖边。箭如昨夕依旧在，但丈夫却没有回来。

从那时直呆到晚浴的时候。她不再去以往恣意畅游的美人湖，而去丈夫在那里把她抛弃的高地湖了。她坐在箭旁，直到夜幕降临，才回草房去歇宿。

每天就这样，清晨她如此匆匆去，晚上如此迟慢地回。曾几何时，人们看到她在葆兰加葩湖边欢天喜地，现在却看到的她痛苦孤独得像河畔丧偶的苍鹭了。因此，人们给这块地方取名叫迈塞若纳①，即弃妇湖。

①迈塞若纳，是在距首都十公里处的一个湖和村镇。

一次，阿拉根漂亮的女儿正在迈塞若纳湖畔哀叹，从棕榈树顶传来一个尖溜溜的叫声：

“伊拉塞玛！……伊拉塞玛！……”

她抬起眼来，在棕榈树枝叶间，看到她的美丽的金帽鹦鹉拍打着翅膀，为与她重逢，高兴得羽毛都竖起来了。

被爱情抹掉了的对故乡的怀念，重新涌上她的心头。她好像又看见了美丽的伊普田园，她出生的山坡，阿拉根的草房，她对之想念不已。然而，当时还没有因为离弃它们而感到悔恨。

她的双唇发出一声鸟儿的鸣叫。鹦鹉张开翅膀，围她绕了一圈，落在她的肩膀上。它反复抚弄着她的脖颈，用它黑黝黝的嘴，给她把头发理整齐，并轻轻地啄弄着她那樱桃似的妩媚而红润的嘴。

伊拉塞玛实在懊悔自己愧对了鹦鹉，在自己幸福的时候，她把它给忘了，而现在，在这不幸的时刻，它却来安慰自己。

这一天晚上，她回家有了个伴儿。白天，她灵巧的手编了一个漂亮的、用蒙固巴树柔软的细茸装饰的麦草小提篮，作为这个伙伴和朋友的栖宿处。

第二天清晨，鹦鹉把她从睡梦中唤醒，或许因为久

别重逢后，对她还没看够，或许因为看到她在这孤独难熬的时候，需要有人陪伴，美丽的鸟儿再也不离开自己的主人了。

二十七

一天下午，伊拉塞玛远远望见有两个男子沿着海边走来。她的心顿时激烈地跳动起来。

不多时，她便埋身在丈夫的怀抱里了，她已经在孤独的草房里度过了那么多充满思念和离别之苦的日子。

当马丁和他的兄弟离开迈塞热纳湖，到达热卡乌纳的村寨时，正是战斗号角吹响的时候：波基率领手下的上千个弓箭手投入了战斗。这一次，塔巴热拉人尽管有麦阿林野蛮的白人同盟军，还是被英勇的皮蒂瓜拉人打得一败涂地。

但是，在阿卡拉库和卡姆辛河流域的田野上，还从来没有见过战斗如此激烈、胜利如此难得的战争。如果不是战争之神，令人畏惧的阿莱斯盖决定把这方土地赐给皮蒂瓜拉人的盟友——白人战士的民族——的话，双方将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战争刚取得胜利之后，基督教徒便马上回到了海

边，那里有他居住的草房，有娇妻等待着他归来。他又在灵魂深处感到对爱情的渴望。那时，他还怕伊拉塞玛会走掉，把那个往昔充满幸福的住所再度抛向荒芜呢。

像干枯的谷地，由于冬天的到来，而再度遍野葱绿，鲜花烂漫一样，漂亮的内地女郎，由于丈夫的回归，重又欢乐起来。她的美丽之上又增添了更加亲切、温柔的微笑。

她的袅娜娇姿又占据了基督教徒的眼睛，快乐又充满了她的心灵。

基督教徒像新婚蜜月时一样爱着这位腹地的女儿，那些日子里，他觉得时间永远不会使心脏失去青春。然而，没过多久，那枝身躯远离祖国的心灵之花便又开始凋零了。

槟榔青的祖先在山岭，由于风或鸟儿把它的种子带到谷地，在遇到沃土和荫蔽时，它便生长繁荣起来，也许有一天，还会绿冠成荫和开花结果呢。但是，一场海风大作，足以使一切枯萎殆尽。落叶遍地，风扫残花。

在这未开化土地上的白人战士的心情，就像谷地上的槟榔青一样，友谊和爱情伴随和鼓舞着他，在一段时间里繁荣兴旺，然而，现在，他远离故乡和亲人，不免有身抛荒野之感。朋友和妻子的陪伴已经不能再满足他

的充满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生。

他在海边已经度过了如此之快、现在却觉得是如此漫长的岁月，听着海风的呻吟和波涛的呜咽。他的眼睛痴痴地注视着远方辽阔的海面，搜寻着，有时，在半透明的蔚蓝色中，发现一片白帆，然而，很快就又消失在大海的尽头。

在远离草房的海边，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沙丘；由于形状与鳄鱼头相似，当地渔民叫它鳄头山。在那里，从骄阳烘烤下的白沙中间，冒出的纯净而清凉的泉水，宛如从痛苦的灵魂中蒸馏出来的蕴涵着轻松和慰藉的泪水。

基督教徒登上这沙丘之巅，在那里思考着自己的命运。有时，希望回到故乡和亲人中间去的念头涌上心头，但他知道，伊拉塞玛肯定要陪他去。这种想法一直在啮噬着他的心。已经没有了心灵庇护巢的塔巴热拉女儿每远离一步她生身的家园，都将窃走她的一段生命。

波基知道马丁希望一个人呆着，便悄悄地离开了。这位勇士知道是什么在煎熬着他兄弟的心。他一切寄希望于时间，因为只有时间才能使战士的心像蓝花楹木果肉一样坚硬起来。

伊拉塞玛也同样在努力避开丈夫的眼睛，因为她察

觉到那双如此惹人爱的眼睛在看到她时，就变得很阴郁起来，不再像往昔那样，饱餐她的美丽，而现在却总是自动躲开她的目光。

然而，她躲在一边，远远地，不倦地瞅着自己的老公，他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的目光。

唉，为人之妻子啊！……她感到心灵上受到了打击，像一棵心髓受了伤的苦配巴橡胶树，辛酸地滴出成串的泪珠。

二十八

一次，基督教徒在心灵的深处，听到伊拉塞玛在哭泣：他寻视周围，没有见到她。

阿拉根的女儿坐在离草房很远的碧绿的红仔果树丛间的一块草地上。泪水顺着她美丽的面颊，一滴一滴滚落下来，掉在爱情之子蠕动和生长着的怀里。果实成熟之前，繁茂的树叶就是这样降落的。

“是什么使伊拉塞玛心中的泪水流淌？”

“腰果树当主干枯死时，就会流下伤心的泪水。丈夫一旦离开伊拉塞玛，她就失去了幸福。”

“难道我这不是和你在一起？”

“你的身子在这里，但是，你的心已经飞回你父母的国家，寻找在等待你的白人姑娘去了。”

马丁深感痛心。印第安女郎盯在他身上的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刺疼着他的肺腑。

“白人战士是你的丈夫,他永远属于你。”

深陷痛苦的塔巴热拉美人笑了笑说：

“你知道你的心离开伊拉塞玛有多长时间了吗？从前，你总是去清凉的山岭，欢乐的高地；你的脚总喜欢跟在妻子的后面，走在幸福的土地上。现在，你只喜欢去那炽热的海滩，因为，那里自言自语的海水来自你出生的地方，那里的沙丘可以供你登高遥望过往的帆船。”

“是攻打图皮南巴人的愿望把战士的脚步引导到海边去的。”基督教徒回答。

伊拉塞玛继续说：

“你的双唇对妻子已经干涩了，就像烈日烘烤下失去了甜蜜的甘蔗，枯萎的叶子不能迎着轻风歌唱一样。现在，你只愿对着海风讲话，是希望它把你的声音带给你父母的草房。”

“白人战士呼唤他的弟兄们，是为了在敌人打来时，能保卫伊拉塞玛的草房和她儿子的土地。”

妻子摇摇头：

“当你走在山野上时，你的眼睛避开了茜草果，去寻找玫瑰花；这是因为，茜草果虽然甜美，但它是塔巴热拉人的颜色；而玫瑰花儿却有着白人姑娘俊秀面庞的洁白。鸟儿都在歌唱，你的耳朵已经不再喜欢听黑鹂令人愉快的歌声，你的心灵在向着金翅酋长鸟的叫声敞开，因为，它具有金黄色的羽毛、你所爱的女子的头发的颜色！”

“痛苦使伊拉塞玛的目光变得黯淡，双唇变得苦涩。然而，欢乐定会像嫩绿重返树梢那样，回到妻子的心里的。”

“当你的儿子脱离母腹后，伊拉塞玛将像结果后凋谢的玉米那样死去。到那时，再没有人把白人勇士拖留在外国的土地上。”

“阿拉根的女儿啊，你的声音在燃烧，像酷热的日子里，从腹地伊皋吹来的燥风。难道你要离开你的丈夫吗？”

“你没有看到那耸入云端的漂亮的蓝花楹木吗？在它的脚下往往都有繁茂的爱神木的干枯的根，每年冬天，它都以自己一身繁茂的枝桠和红色的果子去拥抱兄弟的树干。但如果它不死，蓝花楹木就得不到阳光，长不了那样高大。伊拉塞玛就是遮蔽着你的心灵的黑枝

桠，她应该落下去，让欢乐的阳光照亮你的心怀。”

基督教徒揽过窈窕的印第安淑女，把她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他亲吻着妻子的双唇，然而，这种吻是何等苦涩而温暾啊。

二十九

波基刚洗澡回来。

他沿着科阿蒂亚博在沙上的足迹，走上鳄头沙丘，在那里，他看到这位白人战士，足立山顶，眼望远方，两臂伸向辽阔的大海。

皮蒂瓜拉人极目远望，发现一条大帆船，在碧绿的海面上，乘风远航。

“那是我兄长的弟兄的船，它是来接你的吧？”

基督教徒叹了口气：

“那些白人是我们民族的敌人，是来寻找英勇的皮蒂瓜拉人的海岸，进行复仇战争的。他们在卡姆辛河畔同塔巴热拉人一起被打败。现在，又伙同他们的朋友，图皮南巴人，从海路来了。”

“我的兄长是伟大的首领，你看你的兄弟应该怎么办？”

“ 先去号召绥白的猎人和特拉伊雷的渔民行动起来，准备战斗。我们马上去迎接他们。 ”

波基吹起战斗喇叭；接着，两个人向“ 悦人沙丘 ”一带走去。走了没多远，便看到若瓜拉苏和卡莫罗宾一带的战士们迎着战斗号角叫喊着跑来了。热卡乌纳的弟弟告诉他们，敌人来了。

大船在浪涛中沿着向巴纳伊巴河口去的方向航行。当船离开麦阿林一带水面时，月亮升起来了，逆风把它拖到远离目的地的大海上去了。

皮蒂瓜拉战士们为了不惊动敌人，他们躲进腰果林里，沿岸注视着大船的动静：白天，他们望见依稀可见的白帆；夜里，他们看到穿过夜雾，像林中的萤火虫一样闪烁的海上灯火。

他们就这样走了许多天。越过卡姆辛很远，最后，到了风景优美的鹦鹉湾岸边。

波基派人去报告大首领热卡乌纳，让他准备战斗。马丁登上山丘，发现大船躲避在大海的海面上。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兄弟。

太阳升起来了；瓜拉西亚巴族战士和他们的盟友，图皮南巴族人一起乘轻舟在浪涛中快速向岸边驶来，并登上了海滩。他们组成一个很大的弓形，像横断河流的

鱼群般压了过来。

中间部分是携带着射光器的火器兵；两翼是挥舞着大头棒的麦阿林战士。

然而，没有一个民族像皮蒂瓜拉族战士的箭法射得那样准。在所有手持号角的首领中，波基是最大的首领，在旁边走着的他的兄弟，是个像他一样大，并且了解金发白人所要的一切阴谋诡计的首领。

夜里，皮蒂瓜拉人建起了带刺儿的木桩栅栏，并在栅栏后面筑起了可以熄热避光的沙墙，他们在墙下等待着敌人的到来。马丁还命令另一些战士爬上最高的椰子树顶，在硕大的叶子掩护下，等待战斗的时刻。

波基第一个射出了他的利箭，瓜拉西亚巴首领，头号英雄，应声在异族的土地上坠地啃沙。白人手中的武器发出轰隆的巨响，但放出的光焰消失在沙丘前或空中。

皮蒂瓜拉人的箭从天而降，又拔地飞起，箭箭饮血敌人的胸膛。每个倒下的人，身上中箭都难计其数，看上去，犹如一簇簇湖中抢食的比拉鱼。

一些敌人爬上木舟回大船，企图去取那种只有多人才能掌握的重型巨雷。

这当儿，绰号卡莫罗宾的渔民首领，以他的卡莫罗宾鱼的速度，飞也似的向海边冲过去，纵身跃进浪间，

消失了。在那浪花还没来得及消失的时候，敌人的木舟好像被鲸鱼吞噬了一样，沉入了海底。

带给人以休息的夜降临了。

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敌人的大船在远方的海面上，向麦阿林方向逃走了。热卡乌纳赶到了，但这已经不再是来参加战斗，而是来出席庆祝宴会了。

在皮蒂瓜拉人高唱战歌、欢庆瓜拉西亚巴人败退的时候，白种人在这自由的土地上孕育的第一个孩子在葆兰加葩田园上出生了。

三十

伊拉塞玛走到椰林茂盛的河边时，感到腹部裂疼。

她紧靠在一棵椰子树上。疼痛撕裂着她的腹腔。霎时间，一声婴啼给她整个心灵充满了欢乐。

年轻的母亲感到无限幸福和骄傲。她把幼小的婴儿抱在怀里，一起跳进清澈的河水里。然后，把他举过头顶，两眼瞅着他，心中充满痛苦和由衷的爱。

“你是莫阿西尔① 从我的痛苦中诞生。”

①莫阿西尔，印第安语是痛苦的儿子的意思

栖息在椰树嫩枝上的鹦鹉学着叫起“ 莫阿西尔 ”来；从此，这只朋友之鸟在它的歌唱中把儿子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无辜的幼儿睡着了，伊拉塞玛在叹息：

“ 蜜蜂在气味芬芳的榇树干上酿蜜，每当鲜花盛开的季节，它从枝间到枝间飞舞，采集着花儿的精粹，装满它的蜂巢。但是，它从未尝过自己酿造的一点儿蜜，因为，狐鼬不知道在哪天夜里就吞噬了它整个的蜂巢。我苦命的孩子啊，你的妈妈也是如此。她在你的唇上将享受不到微笑的甜蜜。 ”

年轻的母亲，为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而早已做好了宽宽的、柔软的棉背带，她把它披在肩上，沿着丈夫三天前离去的足迹慢慢走去。她轻步慢行，是为了不致惊醒像小鸟一样熟睡在母亲卵翼下的婴儿。

当她来到大沙丘旁时，看到马丁和波基的脚印，沿着海滩走去了，她于是猜测到他们又作战去了。她的心发出由衷的哀叹；她哭干了的双眼，看着儿子的小脸儿。

她回过头来，望着“ 悦人沙丘 ”说：

“ 你本是令人快乐的沙丘，但对伊拉塞玛，你有的只是痛苦。”

这位刚刚做了母亲的人，回到家里，把瞌睡的孩子放在那孤零零悬在草房中间的爸爸的吊床上，她却躺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自从丈夫的两臂不再张开迎接她时，她就一直睡在这张席子上面。

晨曦透进屋子，伊拉塞玛看到有个男人的影子走进来。

卡乌比站在门前。

马丁的妻子猛地站身起来，跳上前去护住了儿子。她的哥哥走近床边，对她抬起一双痛苦的眼睛，并用更为痛苦的声音说：

“不是复仇的意志把卡乌比从塔巴热拉人的土地上带到这儿来的。他早已经原谅过你了。是看望伊拉塞玛的愿望带给他满心的欢喜。”

“那么,欢迎卡乌比勇士到他兄弟的家里来。’马丁的妻子回答，并拥抱着哥哥。

“睡在床上的是你的亲生儿子吧，卡乌比很高兴看看他。”

伊拉塞玛掀开羽毛镶的吊床边，露出孩子漂亮的小脸儿，卡乌比微笑着看了许久，然后说：

“他长得很像你。”

卡乌比吻过年轻母亲的眼睛。他靠过去，朝着孩子

的脸，远远做了个吻，因为，他不敢碰他，惟恐把他惊醒。

女儿颤抖的声音问道：

“阿拉根还活在世上吗？”

“很遗憾，在你离开他之后，他的头便耷拉到胸上，从此，再也抬不起来了。”

“你回去告诉他，伊拉塞玛已经死了，也好让他得到些安慰。”

妹妹为卡乌比做好了饭，并在凉台上为哥哥拴好了客床，以解其终日长途跋涉的疲劳。客人吃饱饭，站起身来说：

“告诉我，你的丈夫、我的兄弟在什么地方，战士卡乌比去给他以友好的拥抱。”

可怜的妻子的双唇痛苦地抽搐着，宛如一朵被风吹皱了的仙人掌花瓣。两个人相对沉默了很久。泪水涌出眼眶，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卡乌比的脸蒙上了一层阴云：

“你哥哥还以为，痛苦都留在了你离弃的土地上了呢，因为，你把所有爱你的人的欢乐都带走了！”

伊拉塞玛揩了揩泪眼：

“伊拉塞玛的丈夫和波基勇士一起到阿卡拉库海边

去了。当第三天的太阳照亮大地的时候，他们将回来。到那时，欢乐又将回到妻子的心中。”

“卡乌比勇士要等他回来，看他怎么使你的唇间驻进微笑。”

塔巴热拉人的声音简直像发疯似的，他在屋子里来回不安地踱着步。

三十一

伊拉塞玛慢慢摇着吊床，为儿子轻轻地唱着催眠曲。

海滩的沙在塔巴热拉勇士的健步重踏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从海边捕了许多鱼回来。

年轻的母亲给瞌睡了的儿子将吊床的边合上，以免苍蝇来打扰他。然后，迎着哥哥走去：

“卡乌比,回塔巴热拉山岭去吧 !’她温柔地说。

勇士脸色阴郁地说：

“把哥哥从你的家里撵走，是怕他看到你满心的痛苦吧。”

“阿拉根年轻时有许多儿子，一些英勇奋战，死在了战场上，另一些娶妻生子，离开了他。上了年纪的阿

拉根只有两个儿女：伊拉塞玛是猎手从巢穴里擒走的雏鸠。留给老帕若的只有卡乌比勇士了，只有你可以搀扶他弯曲了的身体，辅助他颤抖的脚步。”

“只有当伊拉塞玛脸上的愁容消失时，卡乌比才会走。”

“像只有夜间才闪亮的星星一样，伊拉塞玛就是在痛苦中生活的。只有丈夫的眼睛能够擦掉她脸上的愁影。走吧，不要由于你的目光，惹得他们不高兴。”

“哥哥我走是为了成全你的心愿。但是，每当腰果花开的时候，他都要回来用心灵感受出自你怀的骨肉之亲。”

伊拉塞玛走进草房，抱起孩子，母子二人的心窝紧紧贴在塔巴热拉勇士的胸上。接着，卡乌比走出房门，消失在绿树之间。

伊拉塞玛拖着颤抖的脚步伴他走了很远，直到他消失在她的目光看不清的森林的尽头。她呆呆地停在那里，直到鹦鹉学孩子的哭声，唤醒她回草房时，她坐的那个地方的凉沙已经吸干浸湿了它的泪水，为她保守了恸哭的秘密。

年轻的母亲把儿子顶在头上；然而，孩子还是哭个不停。贫瘠的奶水总充不满她的乳房。

这位不幸女子的血都溶到眼窝里那流淌不止的泪水中去了，很少进入到她的乳房，并在那里酿成养育生命的琼浆。

她把洁白的木薯粉溶在水里，放在火上做成糊，给儿子喝。当金色的阳光照亮山顶的时候，她抱起瞌睡的婴儿到森林里去了。

在浓密的丛林里，有外出寻食的狐鼬的窝，窝里的幼仔吱吱地叫着相互挤成一团。漂亮的塔巴热拉女郎轻轻走过去，她用西番莲柔软的枝条给儿子做了一个摇篮，自己坐在旁边。

她把鼬仔一个个抱在怀里，把涂上了蜂蜜的、像樱桃一样妩媚的红奶头伸给它们，饥饿的鼬仔贪婪地吮吸着吝啬的奶头。

伊拉塞玛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好像它们把她的生命吸干了一样；但是，乳房却很快就膨胀了起来，最后，终于被充满了，那搀着尚未完全变成乳汁的血的红色奶水，终于喷了出来。

幸福的母亲扔掉鼬仔，满心欢喜地喂饱了儿子。这时，他已经是她忍受了两次痛苦——分娩之苦和哺育之苦——取得的婴儿了。

阿拉根的女儿终于感到自己血管中的血好像停滞了。

她的因忧郁而苦涩的双唇拒绝接受任何能够使她精力恢复的食物。呻吟和悲叹耗尽了她唇间的微笑和味觉。

三十二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

佳匹从森林跑到了草房的门口。

伊拉塞玛抱着儿子在门口晒太阳，但仍然全身冷得发抖。当她看到丈夫忠实的报信兽时，希望又使她的心重新兴奋起来。她想站起身来去迎接自己的先生，然而，无力的四肢却未能使她如愿。

她晕倒在柱子旁。佳匹舔着她冰冷的手，它顽皮地跳着，并发出甜甜的、令人愉快的叫声，逗着幼儿乐。它忽而跑回林边去召唤主人；马上，又跑到草房，向他们母子祝贺。

这时候，马丁才踏上塔瓦佩的黄土地，与他形影不离的兄弟波基走在他的身边。

他离开鳄头山海滩已经八天了。在鹦鹉湾打败了瓜拉西亚巴人之后，基督教徒勇士又提出进军麦阿林海岸，那里居住着的图皮南巴人的野蛮同盟者。

波基和他的战士们一同前往。他们越过了发源于塔

瓦廷伽山和流经广大谷地和盛产淡水鱼的海臂河，最后到达了麦阿林海滩和敌人塔普亚土著人的老村庄。

金发人越来越取得了图皮南巴人的友谊；与此同时，白人战士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岛上已经筑起了大型的石头堡垒，抵制火器的进攻。

当马丁看到他所希望的一切都已实现时，重又回到了他脚下的葆兰加葩田园。他已经听到“悦人沙丘”岸边大海的吼声，海浪激起的清风已经掠过他的面颊。

但他越是接近草房的时候，他的脚步变得越加缓慢和沉重。他害怕到家；当妻子痛苦、忧郁的目光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时，他感到自己的灵魂痛苦不堪。

好长时间以来，言语已经不顾他干涩的双唇了。朋友尊重这种恣意的沉默。这是河流在经过深水或荫蔽之处时出现的沉寂。

两人一踏上河岸，便听到狗儿呼唤他们的吠声和鹦鹉哀叹的鸣叫。他们离草房已经很近，只隔一条林带了。基督教徒停住脚步，用手按住胸，强抑跳得像电鳗一样快的心脏。

“佳匹的叫声是欢乐的。”首领说。

“因为它已经到家了，但鹦鹉的叫声是悲哀的。是离家的战士要从孤独的妻子的怀里找到平静，还是马上

就将消除对爱情之果那肺腑深处的怀念呢？”

基督教徒移动着犹豫的脚步。忽然，他从树的枝桠缝隙间，看到伊拉塞玛怀里抱着孩子，坐在门口，狗儿在逗着他玩。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灵魂使他的双唇骤然爆发出：

“伊拉塞玛！……”

痛苦的妻子和母亲，听到亲爱的声音，微微睁了一下眼睛。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孩子从怀里托起，交给正在以惊喜、亲爱的目光盯着他的爸爸。

“接着你的亲骨肉吧。你怎么才来；我这丧尽天良的奶，已经没有一点儿乳汁喂他了！”

把孩子放到父亲的怀里后，不幸的母亲就失去了知觉，好像一支榨干了液汁的甘蔗。丈夫看得出痛苦是怎样耗尽了她美丽的身子的；但是，秀美仍然留在她的躯体中，宛如芬芳留在落了枝的艳丽花朵中一样。

马丁焦急地把她抱上吊床，伊拉塞玛再也没有从这个床头站起来。和蔼的丈夫，在他的身上爱情已经焕发出做父亲的欢欣，用由衷的爱抱着她，这虽可使她的心中充满快乐，然而，却无法使她再恢复健康了：她如花的生命之线已经断了。

“把你妻子的遗体埋葬在你喜欢的椰子树下。当海

风吹拂树叶时，伊拉塞玛将认为是你的声音在她飘逸的发间讲话。”

她甜蜜的嘴永远沉默了。最后的一丝闪光，也从失了神的眼睛里消失了。

波基一直搀扶着剧痛撕心的兄弟。马丁深切感到，人在不幸之中，真正的朋友是多么可贵，他真如庇护被钻心虫啮穿了心髓的茁壮有力的乌薛蜡登树免于暴风雨袭击的山丘一样。

装殓伊拉塞玛遗体的棺材，用香脂浸过，埋在河边的椰子树下。马丁折了一支爱神木树枝，把这充满痛苦的枝叶放在妻子的墓前。

鹦鹉落在一株棕榈树上，天天痛苦地重复叫着：

“伊拉塞玛！伊拉塞玛！”

自从那时起，凡是从这被抛弃的草房旁边经过，听到这只友好之鸟撕人心脾的叫声的皮蒂瓜拉战士，无不满怀痛苦地离开这金帽鹦鹉鸣啭的椰林。

后来，人们把这个两岸椰林茂密的河流和它曲折流经的大片土地称为塞阿拉。

三十三

马丁乘一条纤弱的木船，带着儿子和忠实的狗，离开塞阿拉海滩后，腰果树已经花开四度了。但金帽鹦鹉还仍然不愿离开这块它的朋友和主人生息过的土地。

还在摇篮中的第一个塞阿拉人离开他出生的土地移居他乡了。这难道就是一个种族先天注定的命运吗？

波基在河畔建起了村寨，等待着曾经答应他还要回来的兄弟。每天早晨，他都爬上沙丘之巅，眺望大海，看远方海面上是否有朋友的白帆到来。

马丁终于又回到了这片对他曾经是幸福的，但现在，却是充满思念之苦的土地上来。当他的脚感到洁白沙砾的灼热时，他的心里便燃起一团要把他烧焦的火：这是像在灰烬下的火花复燃一样的回忆之火。

只有当他回到妻子安息的土地上来的时候，这种烈火才慢慢平息；因为在这种时刻，他的心像李叶豆树干在炽热日子里渗出的水珠一样，使痛苦变成泪水涌流出来。

跟随白人首领来的民族战士们，建起了基督教徒的城市。随马丁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身穿黑衣的神父，为

的是在这片野蛮的土地上竖起十字架。

波基第一个跪在十字架前，他认为再没有比让他离开他的白人兄弟更痛苦的了。他们二人应该只有一个上帝，就像他们认为两人只有一颗心一样。

通过洗礼，他接受了他的生日那天的圣人的名字和他将为之效力的国王的名字。在这两个名字之前是用新兄弟们的语言写的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望在不断提高，直到今天，他仍是他第一个出生的那片土地的骄傲。

马丁在塞阿拉海滩的河边建起的城市兴盛起来，真正的上帝之言在这块不开化的土地上开始萌芽，原来只有葫芦鸣响的谷地上，响起了神圣的钟声。

为了和他的白人朋友住得更近些，热卡乌纳也搬来葆兰加葩居住。卡马冷在麦塞若纳河畔也建立起了他的战士的村落。

后来，在白人大首领阿布盖尔丐① 到达这里时，马丁和卡马冷一起出征麦阿林河畔，惩治图皮南巴人，赶走了野蛮的白人敌人。

①阿布盖尔丐，即若罗尼莫·德·阿布盖尔丐，系一六一二年马拉尼昂远征大首领。

每当伊拉塞玛的丈夫看到从前曾经是那样幸福的这片土地和美丽的塔巴热拉女郎长眠其下的绿色棕榈林时，心中总泛起由衷的激动。

他曾经无数次坐在那温柔的沙滩上沉思，心中充满着辛酸的思念之情。

鹦鹉仍然在椰子树巅歌唱，但是，已经不再重复伊拉塞玛那温雅的名字了。

这一切都成为世间往事了。

附　　录

若泽·德·阿伦卡尔的生平

神 父 的 儿 子

一八二二年巴西宣布独立之后，堂佩德罗一世的威望令人羡慕，因为，人民和大多数政治家都很钦佩他。慢慢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一八三〇年左右，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由于一八二九年巴西银行破产和持续三年之久（1825—1828）的西斯普拉迪纳战争，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堂佩德罗一世的威信开始下降。强烈的反君主运动指出走出危机的惟一解决办法是让位于儿子，这在一八三一年四月终于变成了现实。

巴西皇帝，堂佩德罗亲王回到了葡萄牙。代其执政的是，由代替他的儿子、王位继承者、当时只有五岁的堂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的政治家组成的三人临时执政

委员会。

当时已经卷入了几次自由斗争的塞阿拉议员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就是在这种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在他当选的那年（1829），更确切地说是五月一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这是他同他的堂妹安娜若泽菲娜·德·阿伦卡尔“不正当的私通”（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的结果。这个生于塞阿拉麦塞若纳的孩子用父亲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作为自己的名字。少年时代，在家庭里，他叫卡祖扎。成年后，以若泽·德·阿伦卡尔著称全国。被公认为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

一八三○年，若泽·马蒂尼亚诺（当然是父亲）担任参议员后，全家迁居里约热内卢。四年后，原神父阿伦卡尔被任命为塞阿省省长，全家迁回原郡。

九岁的卡祖扎随父亲返乡，途经塞阿拉和巴伊亚之间的地区。这次旅行给这位未来的小说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

“当穿越塞阿拉和巴伊亚之间的这一地区时，我以十岁顽童的眼睛看到的塞阿拉……景象至今还像一幅风景画留在我的少年的记忆中……”

后来，全家再次搬回里约热内卢。父亲继续担任参

议员，儿子开始到基础教育学校读书。

当时，堂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才十三岁，已经开始活动通过关于他合法执政年龄声明问题了，阿伦卡尔参议员支持这一举措。一八四〇年颁布了堂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合法执政年龄令，这被当时的政治家认为是保证国家安定的惟一办法。

自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〇年之间，发生的无数暴乱动摇了摄政政府：著名的有卡巴纳仁、萨比纳达、法拉乌比里亚和巴拉伊亚达。当这些暴乱发生时，阿伦卡尔住在里约热内卢庄园里，根据若泽·德·阿伦卡尔说，在那里酿成了一八四二年的“人民革命”……作家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当时发生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州的抗议政府反自由的措施的许多运动之一。所有这些都很快被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马·席尔瓦，即后来的卡什亚斯公爵平息下去了。

政治家的儿子，小阿伦卡尔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参加了并且肯定也喜欢上了政治，在这些活动中，他作了司法部长，这是后来的事。

在一间许多人经常集会的地方，一间像参议员的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热闹非常，这是在庆贺卡祖扎的堂兄路过里约热内卢。年轻人是要去圣保罗读法律系。阿伦

卡尔决定同表兄一起去圣保罗，并追随他走同样的道路。关于这一决定，作家曾记载说：

“到圣保罗时,我才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巢中的陌生人

冰冷，阴霾，下着毛毛雨。这就是一八四四年，当塞阿拉人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到达圣保罗时的气候，这也表现着当时几乎完全由著名法学院的学生界决定的社会生活。他和表兄及两个同学住在圣本托路的学生社团宿舍里。

在法学院可以探讨一切问题：政治、艺术、哲学、法律，尤其是文学。当时，正处于文艺复兴时代，新的艺术风格从法国传到巴西。这种风格一般地说，表现了以下特点：歌颂大自然、爱国主义、爱情和女性的理想、主观主义，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理性的想像。然而，浪漫主义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而且也变成一种生活风格。这种风格的追随者，比如，一些法学院的大学生的举止表现得非常典型：热衷波希米亚式生活、用许多饮料汇集成的小溪、放荡的聚会等。根据他们的说法，放荡聚会是为了活跃这个令人厌倦的城市的生活；

而饮料小溪则会触发灵感。

性格内向，几乎有些腼腆的青年阿伦卡尔对这一风俗保持不介入的态度，而埋头于学习和读书。他基本读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法国大浪漫主义小说家的作品。出于这种目的，他不是还学习了法文吗？

根据一位朋友的回忆，在以后的几年里，阿伦卡尔谈到了“……那段时间的恐怖……当时，房间里的烟斗云雾简直使人无法呼吸。”

这个塞阿拉青年从未加入到这个波希米亚圈子里去，而他的一位朋友，后来也颇著名的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却对这个圈子的活动从不缺席。

预科学习阶段结束后，阿伦卡尔于一八四六年正式登记入法学院读书。当时，他还不满十七岁，就已经蓄起大胡子，从那时起，就一直没再剃去。有这把胡须，他那严肃的面孔变得更加严肃。

老阿伦卡尔参议员病重，他抛下家人在里约，自己一个人于一八四七年回到了塞阿拉。阿伦卡尔回原郡去探望父亲。重新回到故乡，钩起他对童年的回忆，故乡的景色深深印在作家的脑海里，从未再消失过。这就是他在其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伊拉塞玛》中描绘的场景。

当时，已经出现了折磨了他三十年之久的肺结核前

期症状。在他的作品《我是怎样和为什么成为小说家的》一书中,阿伦卡尔记载说":病魔用它瘦骨嶙峋的手抓住了我……"

他转学到奥林达法学院。父亲病体恢复后回到了里约，阿伦卡尔也回到了圣保罗，并在那里读完学业。这次，他住在妓女、穷人和波希米亚派学生成群的一条大路旁。阿伦卡尔继续置身于波希米亚式学生圈子之外。毫无疑问，他在为自己坚实的文学道路做着准备。因为他的文学著作成就于对许多学科知识的学习。

变为灰烬的小说

十八岁时，阿伦卡尔已经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走私者》的初稿。根据作家自己说："经常到他屋子里去的无数客人之一，用他的手稿点烟了……"这是真的，还是编造的？许多传记作家对这件事抱有怀疑，并把它归咎于作家对他生活的某些事实所做的过度戏剧性的表述。既无戏剧性，也非过分的事是一八五〇年，他的学习结业，获取了大学毕业文凭。

第二年，阿伦卡尔回到了里约，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再没有离开这一保

证他生活来源的工作。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没有发现，在这受到祝福的土地上，有哪个人靠文学写作为生的。”

《五分钟》礼物

一八五四年九月，《商邮报》开辟了若泽·德·阿伦卡尔作为新闻工作者署名的一个新杂文栏目：《随笔》。

杂文在当时是一种很时髦的文字，是新闻和文学的混合物：一种轻松散文，其内容有社会事件、戏剧、政治，甚至是城市日常生活。

阿伦卡尔当时二十五岁，他在这家报纸立即取得了成功，该报也是后来比他小十岁的马沙多·德·阿西斯和若阿肯·马努埃尔·德·马塞多工作的地方。这个栏目篇幅短，获得成功及时。由于报纸对他的一篇文章的检查，导致了作家辞职。事情大致是这样：由于一八五〇年废除了贩卖奴隶的制度，很多钱在巴西的经济领域流通，交易所成为证券投机和财政投机的中心，这给已经很富的人提供了轻而易得的利润。阿伦卡尔看到了这些，并分析揭发了这些：

“所有的人都想有公司股份……而开价随时变，总

是提出市价新高。这还不谈关于其他的事。”很明显，有自己经济利益要保的报纸领导扣发了他的文章，阿伦卡尔因此而辞职。一八五五年七月八日，他签署了结束自己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道：“从前，人们把自己股份放在心里和灵魂中，现在的股份交给了交易所。”

于是，又在以往有着相当影响，而当时正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的《里约热内卢日报》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阿伦卡尔和一些朋友决定收购该报，并增加投资和通过辛勤的工作来复兴其往日的风采。

他在该报开始发表小说：一八五六年，在文艺版上，以连载形式发表小说《五分钟》。数月后，连载结束，收集成册，作为给报纸订户的赠品。然而，许多没有订阅该报的人争相购买装订本。阿伦卡尔评论说：“……这是惟一的变化和第一个考验所接受的真正的鼓舞。……它有自发的，不为假广告所欺骗的读者。”

在字里行间，都可觉察到一种多年来一直使他感到困惑的抱怨：评论界对他的作品一直很不重视。

由于《五分钟》和接踵而来的《小寡妇》的发表，阿伦卡尔发表了一系列作品，竭力描绘（和讨论）京城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小说中突现出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生

活的橱窗：习俗、时兴风尚、标签准则……夹杂在以爱情和婚姻为主调的情节中的一切。在这些作品中活动着惟利是图的教父、证券投机商、奸商、慷慨的修女和许多在爱情悲剧中充当配角的其他人。这些被称为阿伦卡尔城市小说，一种除上述作品外，还有《鲁西奥拉》、《荻娃》、《羚羊蹄》、《黄金梦》和《女士》等(后者被称为城市小说的最佳作品）所形成的倾向。除描写京都资产阶级生活外，这些小说还表现了一位注重人物，尤其女性人物心理刻划的作家。因而，有一些这种作品被称为“女士侧影”。在所有这些人物中，无所不在的金钱引起人物爱情生活失衡，并导致出现两种情况：浪漫理想的实现，或在一个富有超过价值的社会里的幻想破灭。

请看一些例子：在《女士》一书中，女英雄冒险把她的所有财产押在购买一个丈夫上面；《荻娃》的主人公埃米丽娅在不倦地寻找一个真正为爱情而不是为金钱的丈夫；在《黄金梦》中，金钱是允许黎加德和瑰妲结婚的公证书；《小寡妇》的情节则围绕着一个富家子弟在偿清父亲留给他的债务的诺言而展开；《鲁西奥拉》则集中表现了一个把爱情、婚姻和人际关系都变成商品的社会的全部问题，明显地反映了金钱能够使人堕落的

现实。

在《五分钟》(1856) 和《女士》 (1875) 之间，经过了将近二十年，并发生了许多有争议的事情。

被禁演的《天使》

一八五七年，阿伦卡尔开始剧本创作，发表了集中反映当时的里约热内卢生活的《诗和背面》。当年，发表的《信贷》，将国家马上就要面临的问题：政治一经济的罪魁祸首 ——疯狂的金融投机提前了。这一年，还发表了喜剧,《家庭魔鬼》。

一八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天使的翅膀》，当时，阿伦卡尔已经相当著名。该剧上演三天后，由于被认为有伤道德而被停演。该剧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为爱情而堕落为妓女的人，被认为有伤当时还是很闭塞的社会（有意思的是，该剧的内容争取了很多观众，受到了和许多外国剧一样的欢迎），阿伦卡尔奋起反抗，指责这一禁演他作品的检查纯粹是因为“ 这是一个巴西作者的创作 ”。

更具体的反应是在四年之后，通过创作相同内容的小说《鲁西奥拉》。

对这种情况深感失望的阿伦卡尔声明，他将放弃文学创作，专门致力于律师事务。很明显，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他又写出了悲剧《母亲》，于一八六〇年上演。他的父亲在同年去世。他还写了小歌剧《圣若昂之夜》和《耶稣会教徒》。

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阿伦卡尔在继续写作，……继续辩论。

作家围绕着《一个天使的翅膀》所开展的辩论，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

在所有的辩论中，对文学最有意义的是在这次关于检查的辩论之前，有关利用印第安文化作为文学创作题材的辩论。据学者们讲，这是发生在巴西的第一次文学辩论。

被　窃　取

毫无疑问，当决定收购《里约热内卢日报》时，阿伦卡尔曾经认为他取得了一个允许他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传播工具。就是在这个报纸上开展了第一次文学和政治辩论。在这一辩论中，作家间接面对的是佩德罗二世皇帝。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被认为是巴西浪漫主义创始人的）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曾写过一篇长诗《塔莫约人联盟》，诗中对印第安人作了激情的颂扬。关注文学艺术的堂佩德罗二世皇帝从马加良斯的诗歌中看到了纯粹巴西文学的真正道路。于是，立即命令赞助此诗正式出版。

阿伦卡尔利用他的报纸作工具，以“伊戈”作笔名，写信给一位假设的朋友，询问马加良斯作品的质量和由皇帝赞助出版的问题。语言是扫荡式的：

“他书中的印第安姑娘可以从中走出来，成为阿拉伯、中国或欧洲小说中的人物……。马加良斯先生不但没有能够美化我们的大地，而且不懂得利用印第安传统和习俗为他提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开始，都不知道谁是这位“伊戈”，第四封信发表后，一些作家和皇帝本人用笔名发表了一些文章，来保护马加良斯。“伊戈”不能不进行反驳。

对于阿伦卡尔对待诗人马加良斯的极端生硬态度，皇帝似乎认为可能是一个认为自己屡遭不公正对待或迫害的人的反应。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是阿伦卡尔认为本来是他的计划，却被窃取，因而气恼至此的，因为他正准备利用印第安文化作为他写作的题材了。对于马加良斯

的作品的意见暴露了那种认为形势背叛了自己的人的精神状态。

不论是什么原因所致，这一争论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实际上，当时已经在探讨什么才是巴西文学真正的民族主义，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仍然受葡萄牙的巨大影响。

阿伦卡尔认为印第安文化是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题材，它在一个有才干的作家手下应该是真正的民族文学的杰出标志。这里，他所说的有才干的作家，也许就是他自己吧？

我愿有一天成为印第安人

有谁不乐意呢？请看，这位英雄的力量：

“来不及逃走了，洪水发出它第一声咆哮，它昂首挺进，疯狂呼啸，势不可挡，像沙漠里的怪物，吞噬着一个个空间。

“在危险临头的情况下，佩雷立即决定，不是逃往森林，而是抓住一条攀藤，爬上棕榈树顶，和塞茜丽娅一起躲在那里。……佩雷和塞茜丽娅所在的那个棕榈树冠像一个真正的绿色岛屿，浸泡在洪流之中。……这

时，在一片无边的水和天的汪洋之上漂动着一个极其可怕、英雄、神奇的场面，一种伟大的、高尚疯狂的表演。

“佩雷发疯似的抓住一条和已经被水淹没的树缠在一起的攀藤，拚命地把棕榈树干抱在他倔强的怀里，大树从根上晃动着。……人和树二者在水中摇晃着，树干在摇摆；树根已经脱离了被洪流深深冲刷的土地。”

佩雷是阿伦卡尔在他一八五七年发表的小说《瓜拉尼》中塑造的印第安英雄之一，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十九世纪占领巴西文学领域的一群非凡人物之中的第一个。这些英雄在当时读者身上唤起的兴趣，与今天的连环画、电视、电影的超级英雄在我们身上唤起的兴趣是非常相似的。这些英雄是谁呢？

如果说他们的吸引力相同，时代却不一样了：那时没有电视、电影或电灯……但是，根据所提供的情况，读者们围着“昔日公共照明的冒着烟的灯”，在抢夺着天天以连载形式讲述佩雷和塞茜丽娅奇妙冒险故事的报纸。

事实是，我们任何时代和地方的人都需要这种英雄。在他们身上，映现了我们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局限。在阿伦卡尔那个时代，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另一种政治

性的，能够鼓励接受那种“野人”英雄的原因，这就是一八二二年宣布的独立。当时的巴西人渴望找到一个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在一个组成尚不完善的社会里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他们取得了独立，但他们深切感到缺乏自己的英雄和自己的文化本体。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找到能够代表巴西民族的尊严和真正面目，以及能够变成我国文学的英雄人物的人呢？

黑人不能充当这个角色，因为他们也是“外国人”，还有他们的奴隶地位的限制。白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因为，他们很容易使人想起他们是欧洲殖民者。剩下的只有印第安人。他们成为时髦，甚至到了这种地步，许多人竟把自己的欧洲传统名字改为源于印第安人传统的名字。

在这种环境下，印第安人作为超级英雄人物出现在巴西小说中。阿伦卡尔成为将之杰出地纳入自己的小说的作家，将印第安种族变为巴西一群纯粹的人，优秀的人，正直的人，有教养的人和勇敢的人的综合整体……他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英勇地活跃在巴西原始森林的大舞台上。

“生长在这一带的植物以往十分繁茂，原始森林沿着在绿色连拱中和棕榈扇组成的绿柱间流淌的河流两岸伸展开去。

“在大自然这个高尚的艺术家为其成员的庄严戏剧装点的舞台上，一切都是那样的伟大和壮丽。”

这是很久之前的那次塞阿拉至巴伊亚的旅行的反响吗？可能是的，因为，关于这次旅行，阿伦卡尔有记载说：“一种模糊不定的东西，在我的头脑里，好像成为《瓜拉尼》或《伊拉塞玛》的幼芽浮来浮去。”

然而，十九世纪的印第安人真是那样的吗？差不多！那个时期，我们的印第安人正经历着一个如果说不是被绝灭，也是被排挤的可怕的过程。当讲述这些神奇的英雄的功绩时，阿伦卡尔的小说拒写当代，而总描写十九世纪之前那些时代的态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自《瓜拉尼》开始的一系列印第安题材的小说，由《伊拉塞玛》（1865）和《乌比拉热拉》（1874）得到了完善。《伊拉塞玛》被认为是印第安小说的最佳作品，尽管它在读者数量上没有达到《瓜拉尼》所取得的成就。《伊拉塞玛》更重要，更具革新性的方面，是精心加工的诗一样的语言；作者利用的历史材料只是用来保证对所述事实的一定真实性。

在《伊拉塞玛》一书发表的当年，有如下的记载，在这一记载中，阿伦卡尔坦白说，他“已经在两年前抛弃了邋遢的独身生活”，开始了“由男人而变得完美的家庭生活”。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作家好像已经忘记了十年前，由第一次不相称的爱情所引起的痛苦和烦恼了。

初　　恋

阿伦卡尔在二十五岁时，曾经爱上了当时巨富之一的继承人、年轻女子舍格尼娅·诺格伊拉·达·伽马，而这位女子所爱的却是另一个人：里约的一个富豪子弟。一贯高傲的阿伦卡尔受到轻视，被伤害了的自尊心，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恢复起来。只有到三十五岁时，他才在实际生活中尝到了引导他写出了许多小说的完美爱情。这一称职的爱情，恋爱、结婚都很快。这位姑娘是英国富翁的女儿乔若雅娜·克什兰。他们在迪茹卡相识，那是作家因患肺结核，到那里去疗养。二人于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日结婚。许多评论家在他一八七二年发表的小说《黄金梦》中看到的一些片断，被认为是阿伦卡尔和乔若雅娜一起生活所享受到的夫妻幸福的情景的写照。

这时，老参议员的儿子已经深深埋头于帝国的政治生活了。

有什么父亲，就有什么儿子？

不。阿伦卡尔尽管继承了父亲对政治的兴趣，但他却没有老阿伦卡尔所具有的狡猾和灵活性。

他的众议院伙伴们尤其特别反对阿伦卡尔出席一切官方仪式和他对待皇帝的不礼貌的态度。他在政治游戏中毫无灵活性的做法导致发生了一系列的令人失望的事情。

他当选为众议员，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长，阿伦卡尔屡次触怒皇帝，以致有一天，皇帝发作道：“神父的这个儿子顽固透顶。”只有了解十分重视礼貌的堂佩德罗的人才可估摸皇帝气愤到了何种地步，才会这样讲若泽·德·阿伦卡尔部长的。

在任司法部长的时候，阿伦卡尔逆堂佩德罗二世皇帝的意见而行，竟然决定登记参选参议员。他在三人名单中得票最多。问题是，根据当时的宪法规定，最后任命由皇帝决定，他的名字被否决。

这件事给作家后半生打下深刻的烙印。从此之后，

他的政治活动总带着那种注定要受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印记。朋友们慢慢离开了他，他的政治生活似乎已经结束。但这位高傲的人还仍然顽固地不肯放弃它。

他退居迪茹卡住所，重新开始写作生活。这段时期,写出了《南里约格朗德人》、《羚羊蹄》（1870）。他当时四十岁，情绪十分低沉，对堂佩德罗二世满腹积怨。他再度当选为众议员，回到了众议院，一直任职到一八七五年。作为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或小说家，他从来没放过堂佩德罗二世皇帝。

一八六五和一八六六年之间，他发表了《致皇帝：伊拉斯谟政治书简和伊拉斯谟新政治书简》。从堂佩德罗不了解腐败和政府腐朽的假定前提条件出发，阿伦卡尔直接找到了皇帝，企图阐明国家面临的形势和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奴隶解放问题和巴拉圭战争问题（1865—1870）.

在评论那场发生在南美洲最血腥的战役，巴西损伤十万之众的战争时，阿林卡尔向政府内阁首脑提出希望：“愿上天命令给予长年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来修补这个满目创伤的世界。”

但是，使作家最厌恶的是奴隶问题。他反对通过《自由之腹法》（1871），采取了奴隶主的立场，引起广

大人民的愤怒，在全国，都认为通过这个法律是民族的光荣。

正是这个时候，《商报》上发表了《森布罗尼奥(小说家弗兰克林·塔沃拉的笔名）致辛希纳托（葡萄牙作家若泽·德·卡斯迦寥，有一次，若泽·德·阿伦卡尔称他为‘肮脏的秃鼻乌鸦’)的信》。藉口分析阿伦卡尔的作品，实际上，所做的是一个诋毁其为人和作为政治家的活动。认为阿伦卡尔的作品是满纸谎言和言过其实的胡思乱想，这说明塔沃拉和卡斯迦寥没有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评论。

现代评论对于理解巴西文学中民族主义的阿伦卡尔小说——尤其是印第安主义小说——的极大重要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一张巴西文学地图

除了城市小说和印第安主义小说外，作家还在他的著作中表现了巴西的另一些方面。《琐事》、《紫薇树干》、《内地人》和《南里约格朗德人》等小说通过与京都不一样的故事、风景、风俗习惯、说话方式、穿着打扮、举止言行，表现了我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独特性。

《南里约格朗德人》一书把法洛比里亚革命（1835—1840）作为小说的背景，《紫薇树干》的情节把里约内地作舞台，讲述一个贫穷少年的社会升迁。《琐事》把圣保罗内地作为小说的舞台。

然而，阿伦卡尔没有局限于文献的面目。在这些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作品的想象力和构筑结构严整的小说的能力。其人物都是属于某个地区的，他们纯洁、敏感、正直、有礼貌，很像印第安主义小说中的英雄。只是面目变了，衣着变了，舞台变了。但是，在所有这些人物的塑造中，阿伦卡尔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达到一种真正巴西人的形象。

作家的研究并没有在那里停滞不前：利用我国历史的事实和传说，阿伦卡尔还创造了所说的历史小说。“蕴藏财富的神话，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取之不尽的财富的传说，给这片土地招来一个又一个移民潮，一批又一批冒险者，引发了为永远占有这片土地和拓宽边疆的战争……”评论家塞尔索·鲁孚特指出，这些都出现在活动紧张的小说情节中。在这一范围里的作品有《小商贩之战》,《银矿》和《古书》等。

在《小商贩之战》中，虚构的人物影射当时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是（出现在卡斯特罗·伽拉多的肤色下的）

皇帝本人。《银矿》是一种历史小说模式，正如当时小说家所想象的那种小说一样。事情发生在以冒险为特征的十八世纪。被认为是他的历史小说的最佳作品。

由于历史小说，阿伦卡尔完成了他绘制的巴西地图，做了他善于做的事：文学。

学者们一致认为，阿伦卡尔的著作中包括四种小说：印第安主义小说、城市小说、地区小说和历史小说。

很明显，这样分类是很概括的，因为，他的每部小说都提出许多值得分析的方面：主要的有，比如，人物的心理描绘，像《南里约格朗德人》中的英雄，或《内地人》的中心人物的心理描绘。因此，上述分类仅抓住了每部小说最重要的（而不是惟一的）方面。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阿伦卡尔希望用他的全部著作描绘出巴西的侧影，那就没有必要去想象他所创造的各类文学，或由他描写的巴西自然风景的实际面貌的方式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文学有创造权和创造力。所以，才有那些夸张，如果说阿伦卡尔的印第安人未必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或者，他描写的那些地区英雄有许多荒诞离奇，这无论如何不能减却作家的功绩。最后，文学不应该是现实中冷淡的科学文件，而是

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在那里，语言被艺术地用来创造着各种象征性的情况。在这方面，阿伦卡尔是大师，尤其是在表现一切都与文明欧洲人相反的“品质优秀的野人”的神话中。他最担心的是能否真正把民族主义带给我国的文学，这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我在欧洲丢失了时间

一八七六年，阿伦卡尔拍卖掉所有的一切，携带妻子乔若雅娜和六个孩子赴欧洲，设法治疗他虚弱的病体。他计划在欧洲呆两年。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去了英国、法国和葡萄牙。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比他原来计划早得多地回到了巴西。

这里，是一个情绪十分低落和消沉的人的坦白话：“我在欧洲失去了时间；它没有给予我任何希望。……里斯本是一座死城。巴黎是个使人头昏目眩的万花筒；只有在这里我感到舒服些。”

尽管如此，他仍然有时间攻击堂佩德罗二世。

在一八七七年一、二、三月，阿伦卡尔在《抗议》周刊上出版了几个版面的文章。在这家报纸上，作家将所有对皇帝一八六九年不指定他做参议员的旧的积怨一

股脑地倾泻了出来。

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攻击的内容。在讲过皇帝不可否认的文化修养之后，阿伦卡尔提出问题说：“如果说这位人民的终身保护人……现在苦于无法解决财政危机和找出我们灾难的根源，那我们不是很不幸吗？”

这一段时间，阿伦卡尔也不是仅仅致力于与人对立的事。他开始发表小说《旧人》也是在这段时间。这部小说表现了与当时讨论得很激烈的问题——教士独身相反的意见。作家用席尼勒乌斯的笔名，提出解释《旧人》的题目的问题：“按字面讲，是曾经是人的意思。”

阿伦卡尔已经没有时间把使他成为巴西第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地位的这本书写完了。

这位身体早已摇摇欲坠的作家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与世长辞。

据说，当得知他死去的消息时，堂佩德罗二世是这样表示的：“他是个固执的小人。”

还是马沙多·德·阿西斯的话说得英明，六年后，他这样写道：

“若泽·德·阿伦卡尔写的作品大家都读过，未来的一代还将继续读。未来是不会错的。”

若泽·德·阿伦卡尔大事记

1829年　5月1日，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生于塞阿拉佛塔莱扎附近的麦塞若纳。

1830年　随全家一起移居里约热内卢。

1840年　入基础教育学校读书。

1846年　入圣保罗圣弗朗西斯哥湖法学院读书。

1848年　转学到奥林达法学院。

1850年　重回圣保罗法学院，并在那里毕业。

1854年　开始成为里约《商邮报》合作撰稿人。

1856年　任《里约热内卢日报》主编。发表《关于塔莫约人联盟书简》；开展了和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的论战；开始发表小说《五分钟》。

1857年　发表小说《瓜拉尼人》，先是报纸连载，后收集成书，引起巨大震动。

1860年　作家的父亲，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去世，他是一位灵活的政治家和革命者。

1861 年　当选为众议员，并在以后几届陆续当选。

1868 年　任保守党内阁司法部长两年。

1870 年　在与堂佩德罗二世皇帝关系中受到伤害，抛离政治生涯。

1877 年　因肺结核病，赴欧洲治疗。12 月 12 日，在里约热内卢去世。

若泽·德·阿伦卡尔的著作

小　说

《五分钟》　(1856)
《瓜拉尼人》、《小寡妇》　(1857)
《鲁西奥拉》　(1862)
《荻娃》　(1864)
《伊拉塞玛》、《银矿》第一卷(1865)
《银矿》第二卷　(1866)
《南里约格朗德人》、《羚羊蹄》　(1870)
《小商贩之战》第一卷、《紫薇树干》　(1871)
《黄金梦》、《琐事》　(1872)
《古书》、《小商贩之战》第二卷(1873)
《乌比拉热拉》　(1874)
《女主人》、《内地人》　(1875)

剧　本

《信贷》、《诗和背面》、《家庭魔鬼》　(1857)

《一个天使的翅膀》　（1858）

《母亲》　（1860）

《呼气》　（1867）

《耶稣会教徒》　（1875）

杂　文

《随笔》　（1874）

知识分子自传

《我怎样和为什么成为小说家》　（1893）

评论和论战

《关于塔莫约人联盟书简》　（1856）

《致皇帝：伊拉斯谟政治书简和伊拉斯谟新政治书简》（1865）

《给人民》、《伊拉斯谟政治书简 代表制度》　（1866）